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三十六

天津徐世昌

東樵學案

東樵之學上下古今窮源究委以求其是析其疑故於自
來說經傳會變亂之弊埽除幾盡治禹貢辨易圖有功於
經學最鉅與閻潛邱之證僞古文尙書同稱絕作此其異
乎專崇古義而不觀其通者歟述東樵學案

胡先生渭

胡渭原名渭生字肫明號東樵德清人諸生篤志經義尤精輿
地之學嘗游京師館益都馮相國溥邸中洎徐尙書乾學奉詔
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聘先生爲分纂縱觀天下郡國之書
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乃博稽

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異同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一討論詳明又漢唐以來河道遷徙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決溢改流之迹留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著禹貢雖指二十卷圖四十七篇論者謂自宋以來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瞻此爲之冠間有千慮一失則不屑闕疑之過耳又著易圖明辨十卷專爲辨定圖書而作於河圖洛書五行九宮參同先天太極龍圖易數鉤隱圖啟蒙圖書先天後天卦變象數流弊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派非作易之根柢視禹貢雖指尤爲有功經學又著洪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行五行穿鑿傳會事同讖緯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洛書本文具在洪範非龜文宋儒創爲黑白之點

方圓之體九十之位變書爲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
紛更定其害二洪範元無錯簡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竄其害
三又著大學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爲主僅謂格致一章不必
補傳立闢王學改本之誤先生經術湛深學有根柢所論一軌
於正漢儒傳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埽而除焉禹貢錐指奏進
御覽聖祖嘉之御書者年篤學四字以賜儒者以爲榮康熙五
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參史傳 杭世駿撰墓志 錢
大昕撰傳 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錐指例略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大清一統志館閣之英山林之
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己巳冬公請假歸里上許之且令以書局
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湖山閒曠風景宜人時則有
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

理之學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宏多不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是正其以爲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而牽牽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碁乃成釐爲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管闕天用錐指地言所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以井鼃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闕而曰錐指者禹貢爲地理之書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發明況其他乎採擷寥寥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不成章並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案二字別之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並立於學官人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於此仍舉其辭而爲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於地志水經翫縷本末附以夾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於經術所以使人優柔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轍也

是書出幸而不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
十之二三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
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真吾書之不幸也已
衛樂齋湜撰禮記集說其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
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爲天下法莊子有寓
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況真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
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爲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予深
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
者可作吾無媿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論傳寅
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於宅書所引崑山片玉彌覺貴重
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輯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

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瑞徵著禹貢匯疏摺拾最博但

總雜無紀斷制尙少然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鄭端

簡曉焦文端竝有禹貢解頗爲疎略

其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

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

樵邵寶諸家於禹貢尤爲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其

餘棄短錄長卽有一二語之善者槩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今載籍

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千金之裘非一

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鬻可辦愚旁搜遠紹於經不無小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尙書中候河圖括地象吳越春

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誕今說禹貢竊附太史公不

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尙書
士禎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江朱處士鶴齡
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爲採入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
百詩則余所覲面講習者景范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
志館初稟皆史學之淵藪可以陵古轍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
禹貢故錐指稱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郢人之逝恫乎有
餘悲焉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諒
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
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
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爲經緯矣
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屨非本文也尤表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卽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卻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卽有可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欲證禹貢舍班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穎達所謂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水地名竝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爲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西沅水在溫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顛預鶻突不甚分明其他無注者尙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

邪至若荷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
水出新安而云出澗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
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爲博士具
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爲澠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
南縣而傳云澠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
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
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尙書大序不類
西漢文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
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五如夏
陽之梁山龍門山襄德之北條荆山美陽之岐山新安之澗水
上雒之洛水漢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屋山及沅水與滎陽地

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
水臨沮之南條荆山定陶之荷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
水上曲陽之恆山恆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濰水
祝其之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郟縣之江沱青衣之蒙山潁氏徼
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烏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西傾山
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湘南之衡山此真
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它如氏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
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荷水非東至之荷澤信都
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
水非西傾之所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
者也亦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
山鄠縣之澧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坂之雷首山兔縣之霍太山

岳即太長子之濁漳水即衡屯留之絳水即降桡王之太行山華

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壑之大野澤鄴縣之故大河即禹廝

一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毘陵之北江水即三

充縣之灋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

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

即許商所舉九河之三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

差貽惑後人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

水東北至于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漯矣驅成之揭石山冠之

以大參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

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

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

爲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穎川
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
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爲
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豫章厯陵傅易山古文
以爲敷淺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居延
之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卽棘下生安國所說
壁中古文之義傅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
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
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
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
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

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

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

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

滄今按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

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

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

郭璞作

閻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入此豈經出璞手哉

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

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

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

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竝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

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

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

唐人義疏

例稱孔君鄭君

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摭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爲

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入而中間沿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著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按水經以爲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

書之要語皆蒼叢於其下目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淆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厯之地間有疏闕道元依經注補今所引必經自經注自注劃然分爲二段則前後不相貫穿讀者反多眩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籌之甚悉海內諸賢幸不以此相譏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爲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

江也後世漢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鬲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于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卽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於引古之下必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間沿革頗多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旣知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謂之岱自藍田以至盩厔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陘總謂之太行自上洛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相分析而各爲之名愈久愈多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鳥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終南則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恆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乘經旨吾不敢從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孤露與一峯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表識未可執前例以相繩以爲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嶺臺外方亦名嵩高三名

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又名嶽又名吳嶽
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
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
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絜縣而水經云
在臨渝後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
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絜縣故城之南也嶧冢在漢之沔陽而後
魏志云在嶧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寰宇記云
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明一統志云在甯羌地名六變
而山則一要皆在今甯羌州北與沔縣接界處也至若嶧冢在
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
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
聊舉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爲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跡尙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爲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鄴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案圖而得也濟爲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略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蓋如熊耳爲謹舉大別爲翼際恆水爲嘔夷衛水爲虘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滎澤導爲滎川河水引爲鴻溝徐偃通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

清倫堂集卷三十六
之異也滎播塞成平地澠沮二源壅絕逆河化爲渤海碣石淪
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尙有明徵
禹功未盡湮沒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
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真其爲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
稱沔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
然者沆東流爲濟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
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潁是也有
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
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
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
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

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山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皆然縣
瓦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
淮南子水經注眾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
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
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
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
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絕無所穿鑿殊
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
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
天壤矣蘇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釋禹貢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博攷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卧疾一卷導河書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疎冀有君山賞中心鬱少舒班固曾先覺王橫實啟之九峯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施祇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時丁丑二月朔也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甯軍

今青縣

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

今海豐

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

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

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

河決陽武

故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灤分爲二派一由北清河

即大清河

入海

一由南清河

即泗水

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

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蓋自大伾以東古究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爲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爲害彌甚愚故於導河解後附歷代徒流之論而又各爲之圖以著其通塞之跡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於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訖於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

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略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爲標識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爲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荆西界巫山豫東兗西界菏澤是也至於分野主占候以十

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士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默契焉故時引以證經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之黑水梁州不可改是以爲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爲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祭祀燕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所必不可缺者

清信堂身卷三十一
四
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
而論卽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
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琅
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尤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
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
來外國之享王皆以達河爲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於州未
究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荆豫皆由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
以達河濟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
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
矣然當時粟米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唯貢物
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

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彌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尙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它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曰中邦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

子失官學在四夷卽其地也不然郊子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

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於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爲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爲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

考工記凡溝逆地防

謂之不行注云防謂脈理

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爲利後世穿渠灌漑之智

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爲賦後世口率

律音

出錢之令無

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
之貢所以表嚮化後世珍禽瓌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口所以
通貢篚後世飛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
世設險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脩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
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彊幹弱枝之慮無
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邊之舉無有也聲教
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致之術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
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覺三代以降號稱
善治者猶未免爲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
儒疑爲老莊之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
得焉非惟知識日進於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易圖明辨題辭

古者有書必有圖圖以佐書之所不能盡也凡天文地理鳥獸草木宮室車旗服飾器用世系位著之類非圖則無以示隱蹟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矣白黑之點九十之數方圓之體復姤之變何爲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後人或指爲河圖或指爲洛書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則劉牧所宗之龍圖蔡元定所宗之關子明易是也此皆僞書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爲易圖以附益經之所無者皆可廢也就邵子四圖論之則橫圖義不可通而圓圖別有至理何則以其爲

丹道之所寓也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故吾謂先天之圖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伊川不列於經首固所以尊聖人亦所以全陳邵也觀吾書者如以爲西山之戎首紫陽之罪人則五百年來有先我而當之者矣吾其可末減也夫

河圖洛書

渭按易之爲書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畫上畫爲天下畫爲地中畫爲人三才之道也羲皇仰觀而得天道俯觀而得地道中觀於兩間之萬物而得人道三才之道默成於心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觀下文所舉離益噬嗑等皆因重之卦可

知也夫子言羲皇作易之由莫備於此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
中之一事後世專以圖書爲作易之由非也河圖之象不傳故
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列圖書於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義始
易學啟蒙屬蔡季通起藁見宋史儒林傳則又首本圖書次原卦畫遂
覺易之作全由圖書而舍圖書無以見易矣學者溺於所聞不
務觀象玩辭而唯汲汲於圖書豈非易道之一厄乎右論伏羲作易之本

不專在圖書

渭按卦者易之體所以立著者易之用所以行韓康伯云卦象
也著數也著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四語劃然分曉蓋象
中雖有數而中以象爲主數中亦有象而終以數爲主故夫子
言數皆主著曰極數知來之爲占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

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凡此類無一不以著言而此章尤爲明白舉天地之數正爲大衍之數張本其曰五位者卽五奇五偶非指天數之中五一三五六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謂五位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奇一偶兩兩爲配是謂各有合於五行五方曷與焉於天地生成曷與焉於河圖洛書又曷與焉

又按章中言數者三一日天地之數二曰大衍之數三曰萬物之數蓋天地之數爲大衍之法所自出而萬物之數乃二篇之策適相當耳於畫卦全無交涉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爲伏羲所畫則河圖之象夫子何難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圖也而顧廋辭隱語使天下後世之人百端推測邪至其後章雖言河圖而與洛書並舉且與神物變化垂象比類而陳文勢語脈遙遙

隔絕又安見此河圖者卽前五十有五之數邪

或問五位以著法言之其相得有合之實亦有可見者乎曰有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非奇與奇相得偶與偶相得乎二變三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非一奇一偶兩兩爲配而各有合乎若夫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合而爲天地生成之數水火木金之象此後世五行家言豈易之所有哉

右論天地之數不得爲河圖

按大衍之解康節云五者著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漢上云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矣此說近是五十非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蓋古之立數者凡畸零不用故於五十五數去其五亦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而去其畸零以爲二百有六十也且蒼草之生一本百莖中
分之得五十彼此參會皆由自然及其用也則又止四十有九
王弼云一不用以象太極妄也諸家穿鑿附會尤無理唯鄭康
成云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更減其一故
四十有九是爲正義而李泰伯郭子和宗之子和曰世俗皆以
三多三少定卦象
如是則不必四十九數以四十五四十一皆初揲非五則九再
揲三揲非四則八矣豈獨四十五四十一爲然哉自三十以上
論之則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
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得
五九四八多少之象與四十九數爲母者无以異獨不可得三
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數故著數四十九爲不可易
之道可易者非
聖人之法也 此正所謂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
能損益者又何必以河圖太極之五一爲著法之所自出乎
原舛云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畫二句真千古格言顧其說猶
有不盡然者余不可以無辨謹案大衍者揲著求卦之法也大

衍之數出於天地之數而非卽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凡天下之言數者未有外於此者也大衍之數則爲易有之範不得而有之也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左氏陳災傳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爲生成妃牡之數意主洪範初不爲易而設卽其末舉坎離二卦亦以證水爲火牡火爲水妃云耳終於大衍無涉也惟律厯志言備數則引易大衍之數五十言鐘律則引參天兩地而倚數言厯法則引大衍之數四營之象而以天地之數終焉大抵五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厯主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攷厥源流區以別矣故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藉令繪以爲圖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

斷斷不得名之曰大衍圖何也著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
耦也今試就筮法而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格
中之所陳版上之所畫孰爲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邪孰居
北而爲水居南而爲火邪方者圓者單者複者皆安在邪而原
舛云大衍之數其形其象原自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竊之爲河
圖則固有其形其象矣生成南北方圓單複一一不爽如宋人
之所說矣幸彼不見鄭注苟見之則援以相證更增一重金湯
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數終不得爲河圖者則以大傳無明文而
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著不可以畫卦也毛公唯知數不得爲圖
而不知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爲一唯知衍不得爲
畫而不知鄭注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
也長夜始旦明尙未融此余之所以不能無辨也總之康成以

九篇爲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耦之數以注易遂
爲僞關易之嚆矢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搏乎何尤
毛公惡宋太過故其立言往往刻於宋而寬於漢夫豈平心之
論與

右論五行生成之數
非河圖并非大衍

四象余舊主東坡漢上之說乾坤爲老陽老陰三男三女爲少
陽少陰蓋以四象卽八卦八卦卽六十四卦也歲庚辰客京師
因金素公得交於李君晨夕過從間以此說就正李君曰八卦
原該六十四卦但經明曰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卽八卦是
八卦生八卦矣似難通也因出訊易書并仲氏易以示余余參
酌其說而爲之解謹按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
著求卦之事此節上文曰著之德圓而神而繼之曰卦之德方
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卦爻卽揲著之所得非易書已然之

畫也故又曰神以知來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指著言也故唐一行以三變皆剛爲太陽三變皆柔爲太陰而朱子釋此節亦兼主揲著訊易之解良是但以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則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爲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爲左右卽不舍一爲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爲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卽不分而爲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爲兩之所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粲然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般運其所謂天地三才四時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綜之餘通變而成文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爻又安見爲兩儀四象

哉展轉尋釋終未豁然竊意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
奇偶未形卽是太極迨夫四營而成易合掛扚之策置之於格
或五或四則爲奇或九或八則爲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於三
變而成爻畫之於版三奇爲口曰老陽三偶爲乂曰老陰一奇
二偶爲一曰少陽一偶二奇爲一曰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
於九變而爲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是謂四象
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
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生大業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脈絡分明辭旨融徹其爲揲
著之序也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苦無定說今旣主一行之剛柔
太少而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同單稱象
者卽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則著策過

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爲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著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爲揲著之序益洞然而無疑矣解成以復於李君李君答書曰拙解雖成然清夜思之尙未自信以舍一分二揲四是相連之事非相生之物也今得妙解豁然真是相生之序矣生生之易矣何快如之

右論太極兩儀四象非圖書之所有

按禹受洛書不可謂無其事然不自禹始也據河圖玉版挺輔

佐黃帝堯舜時洛已出龜書矣亦不自禹止也據沈約宋書符

瑞志成王周公時洛又出龜書矣河圖不止羲受洛書亦不止

禹受故夫子並舉以贊易

吳草廬云大抵周後漢初儒家專門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六篇亡蓋以無文辭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是以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渭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漢初挾書之律未除凡無文字可記誦者儒家或逸而不傳亦未可知然易又與它經不同秦以爲卜筮之書獨不在禁中使果有先天古易河圖洛書不妨公行於世何竟無一人知之且草廬謂儒家無傳其意以爲獨養生家傳之耳漢藝文志道家之外又有房中神仙方技諸家皆不以記誦爲事能傳河圖洛書者也彼縱私爲養生之術豈遂不知爲包羲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黃老而創置博士孝武慕神仙而表章六經

儒道二流皆其所尙真千載一時也苟出所藏以爲人主長生
久視之助且明指爲河圖洛書以附四聖人之易而立於學官
其道將由是大光奚爲終祕而不出乎宋世之所傳其非古之
河圖洛書也明矣昔張平子言緯候虛妄譬猶畫工惡圖犬馬
而好作鬼魅彼謂龍銜一片之甲龜負一卷之書者固不足信
而宋以後圖書之說亦復與畫鬼魅無異蓋東序之河圖天錫
之洛書世無其器任意寫之無所不可故或云九圖而十書或
云十圖而九書或刻方而使之圓或引圓而使之方或作陰陽
相含之象羅願以一圈爲河圖陰陽相含言出於青城山隱者
見宋文憲集蔣公順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卽此
或爲白黑相間之形郝經盡廢先儒之說自畫一圖爲白圈黑
圈與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
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趙摛謙六
書本義云或言蜀隱者之祕授趙摛謙六
書本義云
天地自然之圖世傳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祕而不傳毛氏原
舛編云蜀山隱者青城隱者及篋叟醬翁之徒總暗昧不可考

從來無名氏皆是寓言不必有人者君平或稱武夷君之真傳

季主皆蜀隱君子亦皆言易何必無名也謝枋得有一圖髣髴八卦作坎離中畫交流謂之真河圖袁清

容日謝先生遜於建安得圖書於彭翁彭得之武夷君原舛編云此即魏伯陽諸家抽坎填離之術而其所載之以出者則曰馬之旋毛如星點

龜之甲坼如字畫或又云馬毛似連錢之文龜甲有瑇瑁之點

至近世豐坊謂龍駟之革燼於武庫其象傳於石經坊偽撰石經正音有此

一圈為河圖其說云包羲之世龍駟出於滎河背上旋毛有此圖象歷世相傳至晉元康五年武庫火駟革燼焉其象傳於石

經宋藏之祕府而清敏公手摹之清敏坊遠祖稷也晉書五行志元康五年武庫火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一時蕩

盡坊因而附會以為駟革之燼亦在此年也朱謀璋謂河圖世藏祕府宋徽宗始出

示中外傳寫謀璋著易象通有衍河圖一太極二兩儀三四象四八卦俱作圓圈蓋解剝希夷古太極體而為之

其說日三代以來厥圖世藏祕府學者莫得而窺逮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中外傳寫迄今寢失其舊以故學舍河圖而造

太極昧四象而贅五行而誕謾斯極矣夫畫工之寫鬼神雖天位置顛冥方物舛謬

容道貌吾猶不敢信以為真而况夔魍罔象變相迭出者乎易

道至此亦陽九之阨百六之會也迂談僻論愈出愈奇矯誣上天蕪穢聖經何怪乎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姚小彭項平甫袁機仲林德久趙汝棨王子充歸熙甫郝仲輿諸人之欲屏絕圖書也哉雖然河圖洛書古實有其事後之君子不信河洛五九之篇方圓九十之數可也并夫子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而疑之則過矣

右論圖書不過爲易興先至之祥

渭接洪範者尙書之篇名也書序云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是洪範乃箕子之所命以其爲治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其九疇則大禹所命亦猶包羲之八卦耳羲皇受河圖而始作八卦文王演之其書名易不名河圖大禹第洛書爲九疇箕子演之其書名洪範不名洛書其義一也蓋河圖洛書乃易洪範所由作非卽易洪範也以象爻無河圖之文而疑八卦非感河

圖而作以洪範無洛書之文而疑九疇非法洛書而陳然則夫子所謂聖人則之者果何所則而何所作邪至於天不畀鮪洪範九疇而錫禹洪範此箕子追序之辭謂鮪失治水之道天不錫之以洛書禹得治水之道天乃錫之以洛書耳而顧以辭害意謂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竊之也不已戲乎總之河圖洛書特推原當時易範所由作今欲明易八卦具在焉用河圖欲明範九章具在焉用洛書宋人崇尚圖書自以爲補苴罅漏張皇幽渺若非此則無以明易範遂成千古笑柄然河圖洛書三語實出於夫子又不可如歐公輩斥之以妖妄故不得不一覈其源流侏儒問天高於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雖不知猶近於我孔安國劉歆修人也陳博劉牧侏儒也天高幾許豈修人所能知然必無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况修人所言略

有端倪而侏儒所言無非夢囈又安得不舍侏儒而從修人邪

右論古洛
書之文

先天古易

按康節先天八卦次序伊川不用以爲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其後精通邵學者莫如漢上而集傳釋兩儀四象八卦亦不從康節意可知矣朱子初亦疑之謂伏羲至淳厚未必如此巧推排而蔡季通堅執不移故本義屈伊川而伸康節蓋牧堂季通父名發字神與嘗以皇極經世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故季通篤

信邵學不啻如孔孟朱子方以爲老友不在弟子之列往往曲從其言至啟蒙則屬季通起稟其原卦畫篇數暢邵學尤爲詳備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矣朱子又疑伊川不知康節之意愚謂程邵在洛中晨夕往來豈有邵不言而程亦不問者此必伊川

灼見其非故易傳不從耳又疑八卦不知先畫何卦萬季野云
讀大傳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見是先畫乾次畫坤然後
以乾坤相索成六子有何難曉李剛主亦云

按太元方州部家表贊皆自三數推之全從三生萬物得來不
待清靜寂寞等語而始知其爲老氏之學也易之爲書廣大悉
備天象厯數之理皆包括其中然伏羲作易之本夫子仰觀俯
察數語盡之天象厯數非其本也雄因覃思渾天而作太元以
擬之與太初厯相應易太極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元太極函三
爲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所據者固老氏之易而非聖
人之易矣列子言太易自一而七而九亦皆奇數却不言三夫
子所言自一而兩而四而八皆偶數故康節用加一倍法子雲
之乘法以參康節之倍數以兩故蔡季通云使康節爲之定是

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也子雲
草元自丑至午得七百二十九而止元其所自造任意可也康
節著先天圖自兩至八易之所有也自八而爲十六三十二六
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而無窮又豈易之所有乎是亦邵子之
數學而非古聖人之易矣朱子嘗云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又云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雲之小
疵朱子斥太元學本老氏而顧以出自希夷者爲聖人之易獨
何與嗟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世崇尚黃
老至謂老子兩篇過於五經子雲擬易所以墮其元中也魏晉
諸人皆以老易混稱厯唐宋而未艾伊川始闢異端專宗十翼
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數自鳴復從而
亂之蓋自孔子贊易之後二千年間其不以老氏之易爲聖人

之易者無幾迨宋末元初啟蒙之說盛行以至於今則反謂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列希夷康節之易乃眞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餘年非屏絕先天諸圖而專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也

按橫圖逐爻漸生之法惟揲著三變而成爻十八變而成卦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上六爻次第得之誠有然者然兩儀主一變言但分奇偶而初畫則兼三變三變之餘或老或少各視其所得之九六七八以爲名則初畫便當爲四象不可謂兩儀四象三畫皆有獨以中畫爲四象尤不可也然則就揲著言之其義亦有難通者矣若夫畫卦之法三才一時俱備豈有先畫一奇一偶其上復爲一奇一偶之理康節以揲著之序爲畫卦之序又何怪乎世儒謂凡卦之畫必由著而後得也哉儀禮

注云卦者主畫地識

音志

爻爻備以方寫之方卽牘也伏羲時書

契未興其始作八卦不知畫在何處然亦必有一物焉以載此

八卦之象可知也信如康節所圖則初畫最長中畫半之終畫

又半之吾不知伏羲既作此象將載爲八段以示人乎將連者

仍連而聽人之自爲識別乎抑亦殫其智力以爲之初如今人

之起橐籥乃更定劃然分列爲八乎揆諸事情決無是理鯤溟

之辯良足解頤吾不知季通何以極贊其妙而朱子舍己從之

也林黃中

栗

與朱子論易以一卦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

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朱子曰如此則不是生

却是包也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朱子曰包如母之懷子子

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此特據康節之圖以爲言耳

若希夷太極圖作白黑回互之狀函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

中譬諸歲時一歲本一氣耳析之而爲寒暑則二氣矣又析之而爲春夏秋冬則四氣矣又析之而爲分至啟閉則八節矣皆一分爲二子在母中者也至康節變爲橫圖則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初畫爲儀中畫爲象終畫爲卦而太極一畫更居其先是猶一歲之外別有寒暑寒暑之外別有四時四時之外別有八節也其謬不已甚乎雖名爲先天而實失希夷之意矣按天地定位雷以動之二章皆以對待之體言一首乾坤明六子所自出一先六子而歸功於乾坤未見其爲先天之方位也帝出乎震章以流行之用言故順四時以爲序而名著其方位神也者章兼流行對待言之動撓燥說潤盛流行之用也水火雷風山澤對待之體也雖不言乾坤而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所爲神與變化正指乾坤而言與雷以動之章略同亦無以

見上六句爲後天之位而下三句爲先天之位也橫圖方圖從中起者爲震巽人皆謂根柢於此自余觀之三索章先父母而後六子此兩章先六子而後父母要皆歸重於乾坤豈有六子居母前之理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而邵圖紊亂如此尙

可信乎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次序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朱子雖知其出於參同契而不欲盡言至熊與可始發其隱崑山吳先輩喬著他石錄其外篇儒辨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蓋謂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見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真篇之傳於方外士

宋天台張

伯端字平叔一名用成撰
通元祕要悟真篇一卷

其意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

於木位東三南二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三將
四共之也乾南坤北者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而成金丹
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
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
長女隱寓三七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遙寓順則成人
逆則仙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
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卽非吾儒之易
希夷仙也不妨以外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出此考亭於
丹道有所見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
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爲丹道作也本義之
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爲第一渭按丹道可以倚易易不

爲丹道作又云易道無所不包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卽非吾儒之易此真千古格言方技家旣借天地定位四句撰爲此圖下文順逆亦自有其說邵子已生未生之解大非順則成人逆則仙脩齡義亦有所未盡說在參同契坎離之爲易也

或問子以希夷先天圖爲康節之學所自出其詳可得聞乎曰康節受易於李之才以先天古易衍其旨著書十餘萬言

謂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

以發希夷之蘊史稱探蹟索隱妙語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此實錄也今以八卦次序方位圖攷之太極卽希夷先天圖之環中也初畫爲兩儀卽圈之白黑各半左右回互者中畫爲四象卽白中之黑黑中之白與半白半黑而爲四也終畫爲八卦卽一圈界分爲八而八卦奇偶之

畫與白黑之質相應者也從中折取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
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有方位而九宮具焉也圓者
引之使長合者攤之使分而圖遂化爲畫矣然兩儀四象八卦
皆子在母外既失希夷之本意而又以白代單以黑代拆則乾
之三連三變爲三白三坤之六斷三變爲三黑三六子皆然

坎離

即水火匡郭之形

表畫以色有奇無偶大非三代以來相傳之卦象瀆

經侮聖與劉牧無異何爲其從之也

右論邵子伏義八卦方位

按夫子曰重曰兼明是倍三爲六非逐爻漸生之謂本義猶從
舊解云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
又云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至圖說則與邵義並存而以邵
爲善及蔡氏草啟蒙則專主觀物外篇而顯背經文亦有所不
顧矣

大傳但云包羲氏始作八卦其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者不言其人先儒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大禹或以爲文王總無確證然吾觀夫子所陳十三卦制器尙象之事唯網罟創自包羲取諸離之純卦而未耨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皆神農之所爲也則爲神農重卦者庶幾得之蓋伏羲雖有因重之意而八卦成列之後未嘗復加之畫至神農則始一一演之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重卦之名至黃帝乃備耳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蓋立象卽八卦成列設卦卽因而重之伏羲略而神農詳也若夫重卦之次序絕無可考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先儒雖有是說而其書已亡自艮坤以後六十三卦其次序不知如何今可言者獨文王所演之易象耳或云烈山氏之易文王因之烈山氏卽神農也首乾坤終二濟兩兩反

對皆有至理安得於此外更造一圖以為伏羲六十四卦之次序哉智者之鑿孟子之所惡也

康節先天之學其病根全在小橫圖蓋八卦之次序既乖則其論方位亦誤六十四卦之次序方位更不待言矣而吾竊有怪於啟蒙之說也數用加一倍法可以推之百千萬億而無窮若易卦則六畫而止其變而之他亦不過六畫即如焦氏易林每一卦變為六十四至四千九十六其本卦仍自為本卦之卦別自為之卦曷嘗屋上架屋於六畫之上復自七畫遞加至十二畫乎而且云自十二畫上又累至二十四畫引而伸之未知其所終極足以見易道之無窮也夫易道無窮而卦畫則有窮季通之橐荒謬至此朱子則不一是正何歟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按書洪範五皇極傳云極中也漢律厯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

極中也極皆訓中

不從此訓自朱子始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

中起又曰心爲太極可見極卽中中卽心從中起謂從太極起

也

觀物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亦卽此意

天地萬物之理有一不本於太

極者乎有一不具於人心者乎故曰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

先儒以圖皆從中起兼方圓圖言之當矣然其義猶有所未盡

也蓋先天方圓之圖皆由一四之積數來也天圓而地方其在

易則圓主著方主卦圓之數起一而積六一在中六在外也著

德圓象之六并一爲七六者常以六變六七四十二并初七爲

四十九大衍之數五十而其一爲太極不用故曰五十者存一

而言之此著策也與卦圖無涉方之數起一而積八一在中八

在外也卦德方象之小圓圖是也八并一爲九中爲太極故一

不用也八者常以八變積爲八八六十四太圓圖是也乾坤坎

離四正卦不用故曰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乾坤當南北之中
坎離當東西之中圖從中起中為太極故不用而止於六十猶
小圓圖之虛其一也方之數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四在中十
二在外也十二者亦以八變故四之外累加之第一圍必十二
第二圍必二十第三圍必二十八并為六十四方圖是也圖從
中起中為太極故震巽恆益四卦亦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大圓
圖之去其四也卦德本方象地之體而其中又有方圓之別天
變方為圓而常存其一者謂大小圓圖也地中之天方中之圓
也地分一為四而常執其方者謂方圖也地中之地方中之方
也邵子取渾天之象天周地外地在天中故作方圓合一之圖
朱子謂圓圖中間虛者便是太極不合方圖在中間塞却待
挑出放外如此恐
失作者之意也推之於大小橫圖兩儀四象八卦皆由太極
而生亦所謂從中起也此邵子之數學即邵子之心法終日言

而不離乎是故托易以著爲圖不必與聖人之易盡同也

楊子太元

其圖亦由中而起中爲一元自一元衍而爲三方自三方衍而爲九州自九州衍而爲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爲八十一家故知先天與太元均爲老氏之學也

邵子之心與太極爲體嘗作無名公傳以自寓無名者太極之謂也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

丸謂太極閒往閒來則其所謂心法者可知矣彼以圓圖爲合乎天

地定位之象方圓爲合乎雷動風散之次者皆知其一而不知

其他得其皮毛而不得其骨髓者也

邵子大小橫圖皆數學也知來之神寓焉大小圓圖者丹道也

養生之法備焉其說自成一家言於聖人之易無涉也

右論邵子伏羲

六十四卦方位

後天之學

按陰陽合德謂一再三索剛柔有體謂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

清信堂文集卷二十六
三
爲六十四變化無窮皆出於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門自康節有
伏羲先畫一奇一偶之說世皆指乾坤爲一畫經旨鬱而不宣
茲特爲正之

按伏羲冒羅造化全體太極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三才之道了
了於心目之間便一連埽出三畫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
四四生八作巧推排計邪一連埽出者爲私意杜撰補接然則
逐爻生出者豈反非杜撰補接邪孔子之傳無一語推本伏羲
者則已既有推本伏羲者則何以知兩儀四象爲伏羲之所畫
而乾坤三索爲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後天強生分別前第六卷
中辨之已詳知彼逐爻生出之爲謬則知一連埽出三畫而交
易以成六子者眞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曉人自解無庸

辭費也

右論邵子文
王八卦次字

按文王八卦次序方位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序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爲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九圖之中無一可存者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劉邠曰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今按說卦之方位秦漢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管輅始蓋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善之朱子酷愛參同契八卦之方位斷後先天遂覺出震齊巽等無一不可疑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所必至也至謂此章與卦變俱是成卦後用意推說則又礙非其倫矣林德久深斥劉牧之鉤隱可

謂卓識而獨於先天方位則附會其意而為之辭亦以康節非
牧流輩耳然二人品格雖相去懸絕而圖學之無當於經則一
也德久豈未之思乎

右論邵子文
王八卦方位

附錄

先生曾祖友信明進士有文名世所謂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
啟中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中十五為縣學
生屢試行省不售乃入太學館益都馮相國邸會開博學鴻詞
科相國欲以先生應詔堅辭不肯就羣公以相國子師莫敢先
發及見薦牘無先生名皆驚先生自是謝科舉專窮經義

杭世
駿撰

墓
志

聖祖嘗於內廷燕間問當世有潛心經學著述可傳者否侍講
學士查昇以禹貢錐指進上覽而嘉之及南巡先生感特達之

知獻平成頌一篇上賞其文宣至行在南書房賜饌賜御書詩
扇又特賜御書扁額諭曰朕優獎此老書生爲天下士子讀書

者勸

從子會恩
恭紀文

徐果亭曰余伯兄尙書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招集
邸舍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德清胡肫明皆
海內碩儒傑士卓乎不羣諸君子各有地誌之書而肫明禹貢
雖指獨晚出其書考正孔傳孔疏宋元明諸家之說主以班固
地理志參以山海經水經注及郡縣志摘其謬誤辨其疑似使
後世讀經者瞭然心目之間其有功於禹貢不細至發明夏道
所陳大義十餘尤足證明孔子無間之旨非但區區稽考沿革
鉤覈異同資滕口說而已

禹貢錐
指序

李維饒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

有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匯其源流而析其異
同者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爲記載之書不知其
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疏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
注而文士但以爲薈萃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
不失之雜也是書摘孔蔡之謬不少而採班酈之善爲多至於
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則大川細流分派別疏而引
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

禹貢
錐指序

萬季野曰予初讀易惟知朱子本義而已年垂三十始集漢魏
以來諸家傳注講習頗涉津涯因歎朱子篤信邵子之過拙明
先生示以易圖明辨則本義之九圖咸爲駁正採集之博論難
之正卽令予再讀書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學大而能精如
此以此播於人間易首之九圖卽從此永廢可也

易圖明
辨序

東樵家學

胡先生彥昇

胡彥昇字國賢東樵之孫雍正庚戌進士刑部主事改山東定陶縣知縣著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又於樂律尤有心得

著樂律表八卷

參杭世駿撰東樵墓志 德清縣志

東樵交游

徐先生乾學

別為健庵學案

顧先生祖禹

別為宛溪學案

黃先生儀

別見宛溪學案

閻先生若璩

別為潛邱學案

李先生塏

別為恕谷學案

徐先生善

別見竹垞學案

俞氏主善

其性敦厚

李氏主敬

其誠感谷

周氏主謙

其誠晉祖

黃氏主澹

其良純

顧氏主厚

其誠

俞氏主學

其誠

東

齊樂軒夫

其誠

爾觀於淵

爾意長

財夫主

清儒學案卷三十六終

清儒學案卷三十七

天津徐世昌

勿菴學案

天算之學測量推步事事皆可指實特非篤志嗜古之儒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無以發其精微勿菴所述作皆足以
通中西之旨而折古今之中積學參微遂成絕詣述勿菴
梅先生文鼎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菴宣城人家世學易父士昌號繖明諸
生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爲
周易麟解先生自少侍父及師羅王賓仰觀星象卽能知次舍
運旋大意年二十七爲順治十八年從同里倪竹冠先生觀湖

游授以麻孟璇所藏交食通軌歸與弟文鼎文鼎共習之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爲訂誤補遺以質於觀湖觀湖亟稱之自是遂壹意治麻算之學博覽深思往往至廢寢食殘編散帙手自鈔集一字異同不敢忽聞有通是學者雖遠道不憚相從疇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中年喪偶不再娶謝絕人事閉戶覃思以爲授時麻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故不讀庚午元麻不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麻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考王朴欽天麻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考宣明麻不知氣刻時三麻非一行之大衍麻無以知歲自爲歲天自爲天非李淳風之麟德麻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沖之劉焯諸家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

非劉洪不知月行遲疾然非洛下閎謝姓輩肇啟其端雖有善
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西厯亦非一種在唐有九執厯實爲權
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在元則有札馬魯
丁西域萬年厯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厯之回回厯以算陵
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修回厯者又有陳瓌增天地人三元
袁黃本之爲厯法新書唐順之加以論說周述學爲厯宗通議
厯宗中經雷宗又有合璧連珠厯法皆會通回厯以入授時自
利瑪竇入中國著天學初函徐光啟因之與湯若望撰崇禎厯
書本朝時憲厯用之曰西洋新法而湯若望所譯與利瑪竇亦
多不同復有穆尼閣撰天步真原規模又異薛鳳祚本之爲天
學會通又新法中之新法矣通厯書之理而自闢門庭則有王
錫闡立議精到後來居上又揭暄著寫天新語方中通與相質

難著揭方問答並多西書所未發而南懷仁儀象志康熙永年
厯與厯書亦微有出入西之舊法卽回回厯西之新法卽歐羅
巴厯總而計之約有九家析而言之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亦
各不同乃通考古今厯法兼采旁蒐詳探淺說直言其立法之
所以然自謂馬氏文獻通考獨無厯法作此以補其缺也復補
注周髀算經明里差之說所自出考春秋以來冬至各依本率
步算明統天厯古大今小之算合前代所用考庚午元厯正厯
志之訛補注元史厯經因元史缺載立成爲圖注以發其意補
注郭太史厯草訂傳寫之誤標示精義俾學者知其所以然謂
授時測渾員之法從二至算至二分與西術起二分至二至者
不同要其剖析渾體於無句股中求句股無二理也撰大統厯
立成注謂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法不得其說不能施之

步算補注回回厯謂其布立成以太陰年而取距算以太陽年
巧藏根數補注西域天文書以明泰西天文實用本此書而加
新意他若言交食則有授時步交食式交食蒙求訂補交食蒙
求附說交食作圖法訂誤交食管見言七政則有七政細草補
注七政前均簡法言五星則有步五星式火緯本法圖說上三
星軌跡考言黃赤道則有求赤道宿度法黃赤道距緯圖辨其通
言厯學者又有厯學疑問厯學駢枝諸書皆會通中西考其同
異而求端於天折衷以歸於一是其治算術闡中法者有九數
存古方田通法少廣拾遺句股測量方程論用西法者有幾何
摘要幾何補編幾何增解比例數解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
環中黍尺塹堵測量西鏡錄舉要權度通幾奇器補詮大指謂
西法用三角猶古法用句股三角能通句股之窮其理不出於

句股故銳角形分之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
至於弧三角則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以正弧三角爲綱用渾
儀解之而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
亦歸句股矣斜剖立方成兩塹堵塹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今
以渾儀兼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角形四面皆句股卽弧度
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
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亦
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此言句股西謂之直角三邊形幾何
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其最難
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
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也嘗
曰吾爲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

游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至無傳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康熙二十年侍讀湯斌充明史總裁以麻法屬爲具草二十八年北游京師李榕村與言麻法勸先生做趙友欽革象新書例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麻學疑問作於此時四十年榕村爲直隸巡撫扈蹕行在以此書進呈四十四年南巡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凡三日書績學參微字賜之五十一年命其孫穀成以諸生直蒙養齋彙編天文樂律算法諸書五十三年律呂正義成諭穀成寄先生參校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所著天算諸書外有績學堂詩文鈔

參史傳

疇人傳

杭世駿撰傳

麻學疑問

麻學源流論

梅子殫心厯學數十年而歎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
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
以追其變故世愈降厯愈以密而要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
今夫厯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月曰五星治厯之具有三曰
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朏朧盈
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厯者七十餘家疎密代殊
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
厯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厯者算數也象者圖
也渾象也璿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定於唐虞之世也然厯
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
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
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

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週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厯本之爲氣刻時三差而大衍厯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海爲南北差測月食爲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

清傳皇朝卷二十一
五

爲法旣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厯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爲定也故爲之嵎夷昧谷南郊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治厯而後能精密又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爲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羲和以後凡有能出一新智立一捷法要之至今者皆有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於是焉反覆推論必使理解冰釋無纖毫疑似於吾之心則吾之心卽古聖人之心亦卽天之心

而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不設而要於至是夫如是則古人之精
意可使常存不致湮沒於耑已守殘之士而過此以往或有差
變之微出於今法之外亦可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爲之
修改以衷於無弊則是善於治庠者也

學庠說

或有問於梅子曰庠學固儒者事乎曰然吾聞之通天地人斯
曰儒而戴焉不知其高可乎曰儒者知天知其理而已矣安用
庠曰庠也者數也數外無理理外無數數也者理之分限節次
也數不可以臆說理或可以影談於是牽合傳會以惑民聽
而亂天常皆以不得理數之眞蔑由徵實耳且夫能知其理莫
堯舜若矣堯典一書命羲和居半舜格文祖首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豈非以敬天授時固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精一之理卽

於此寓哉曰然則律何以禁私習曰律所禁者天文也非厯也
曰二者異乎曰以日月暈抱珥虹蜺彗孛飛流芒角動搖預斷
未來之吉凶者天文家也本纏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斂
進退敬授民事者厯家也漢藝文志天文廿一家四百四十五
卷厯譜十八家六百六卷固判然二矣且夫私習之禁亦禁夫
妄言禍福惑世誣民耳若夫日月星辰有目者所共睹古者率
作興事皆用爲候又何禁焉是故有一候則有一候之星有一
候之星則有一候之政令田夫紅女皆知之矣又何禁焉自梓
慎裨竈之徒以星氣言事應乃始有災祥之占而其說亦有驗
有不驗是故惟子產昭子深明乎理數之實乃有以折服矯誣
之論雖挾術如慎竈而不爲所動故厯學大著則祿祥小數無
所依託而自不得行其於政教不無小補與律禁私習之指固

殊途而同歸矣曰世皆謂天文厯數能前事而知以豫爲趨避而子謂厯學明則占家無所容其欺妄言之徒不待禁而戢其說可得聞乎曰有說也蓋古之爲厯也疏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其疏也厯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於其閒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厯未精於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於朔也而古用平朔於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唯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厯仄厯則侯王其肅月行陰陽厯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於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於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厯未知於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

表房中央曰天街南閒曰陽環北閒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
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況月
道出入於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於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
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
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厯未知也則
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西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
罷無兵兵起月於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
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蚤晚四因也是故
月之初見有初二日初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初四日
之異而古厯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又曰不當見而見魄
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
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

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也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於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於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凌曰犯曰鬪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已曰圍繞夫句已凌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旣知其非是矣至於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旣無儀器

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謂其移動於是爲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拆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於是古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疏密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故麻學不明而徒爲之禁以嚴之終不能禁也或以禁之故而私相傳習矜爲祕授以售其詐若麻學旣明則人人曉然於其故雖有異說而自無所容余所以數十年從事於斯而且欲與天下共明之也且子不徵之功令乎經史語孟士之本業也而魯論言辰居星拱夏之時孟子言千歲日至可坐而致易言治麻明時大傳言五歲再閏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堯典

中星分測驗之地璣衡之製爲萬世法辰弗集房載於夏書詩
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春秋紀日食三十六禮載月令大戴禮
述夏小正皆詳日所在宿及恆星伏見昏旦之中與其方向低
昂之狀用爲月節以布政教而成百事又自漢太初以來造厯
者數十家皆具其說於史若是者旣刊布其書使學者誦習之
矣三年而試之程式發策往往有及律厯者其於律之禁寧相
背乎是故律禁私習妄言而未嘗禁士之習經史也而顧委之
爲星翁卜師之事而漫不加察反令術士者流得挾其不經之
說以相炫誘而不能斷其惑是亦儒者之過也故人之言天以
占驗爲奇吾之言天以能辨惑爲正曰然則占驗可廢乎將天
變不足畏邪曰惡是何言也吾所謂辨惑者辨其誣也若夫王
者遇災而懼側身修省以答天戒固欽若之精意也又可廢乎

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德與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惕焉此則理之當然未敢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此又學厯者所當知也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吾季弟爾素之所手輯也歲在戊辰余歸自武林友人張慎碩忱能製西器手鉦銅字如書法之迅疾余乃依歲差考定平議所用大星屬碩忱施之渾蓋而屬吾弟爲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因於星之經緯逐一詳校乃知湯氏算書圖表與南氏儀象志互有得失自其本法固多違異不第與古傳殊也因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別識之以成此書至其所爲辯正經緯之度者尙存別卷不盡于是而吾弟之爲此則已勤矣蓋其時方有稿本次年己巳余去

京師五載至癸酉始歸山中吾弟乃出其繕寫重校之本示余
視其年固己巳也甲戌中秋余乃爲之序曰自堯典有四仲之
星而斗牽牛織女參昴龍尾鳥帑天駟天黿之屬雜見于易書
春秋左傳國語至禮記月令大戴之夏小正稍具諸星伏見之
節蓋星之有名其來遠矣古者觀天文以察時變敬授人時有
儀有象圖書儀器宜莫不備遭秦燔書棄先王之典羲和舊術
無復可稽所僅遺者巫咸甘德石申之殘編而三家之傳各別
司馬子長世爲史官而天官厯書殊爲闕略迄于後漢有張衡
靈憲而器與書並亡自唐以後言觀象率祖淳風晉隋兩志及
丹元子步天歌今考其說又與天官書不無參錯不待西學之
興而始多同異也西法黃道十二象與中土異而回回術與歐
羅巴復自不同故雙女或以爲室女陰陽或以爲雙兄至黃道

外之星或以爲六十象或以爲六十二象而貫索一星回回術以爲缺椀歐羅巴以爲冕旒其餘星名亦多互異豈非以占測之家非一而所傳異辭安得謂彼中厯學自上世以來永遵一術而初無更變哉今所傳經天該之圖與其歌皆因西象所列而變從中術之星座星名卽見界圖之分形其出似在算書未成之前圖星以圓空去中法猶近然與步天歌仍有不同者或以西星合古圖而有疑似不敢輒定遂並收之而有增附之星或以古星求西圖而弗得其處不能強合遂芟去之而成古有今無之星要之皆徐李諸公譯西星而酌爲之非西傳之舊余嘗見元趙緣督友欽石刻圖閣道六星在河中作磬折層階之象自天官書于營室言離宮閣道步天歌及晉隋宋三史並言六星而今圖表割其半爲王良星別取河中雜小星聯綴附益

之其星十餘而形直絕異舊圖又去營室更遠正抵奎婁而西象固原無所謂閣道也由是以推其意爲更置者良已多矣且西法言恆星有經度東行歲差而緯度終古不變然又言二至距緯古遠今近是黃道且有微移旣言恆星之形略無改易然又言王良之側有萬曆癸酉年新出星其說亦未能歸一也竊嘗譬之地志陵谷豈無小易而嶽瀆之大致自如然其名之所起亦人則爲之而已矣禹治水惟九州舜受終時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又況後世秦分爲三十六郡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疆域代更圖志因之而改或者遂欲本桑欽之水經而駁禹貢亦見其惑矣然則宜何如君子於其所可知不厭求詳其所不知闕之而已義所可求當歸畫一其所難斷兩存之而已無泥古以疑今無執一而廢百謹守舊聞而無參意解此爲學

之方卽著撰之法自古之學者莫不盡然而況天之高星辰之遠哉是則吾弟爲考之意也蓋其義例已具發凡中矣而余于是重有歎也蓋自束髮受經于先君子塾師羅王賓先生往往于課餘晚步時指示以三垣列舍之狀余小子自是知星之可識而天爲動物尋以從事制義未遑精究然心竊好之不幸先君子見背營求葬地不暇以他爲無何余小子忽忽年近三十始從倪觀湖先生受臺官通軌算交食法稍稍推廣求之元史宋志溯唐及晉至於兩漢是時余及仲弟和仲與季爾素三人而已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三人者未嘗不共也如是者凡數年及余得中西之書圖稍多友朋之益漸廣而仲弟不幸已前卒久矣爾素于余所有之書手鈔略備多所撰定然食指益眾家日益貧余兩人頻年授徒歲時相見不過

數四頃余且爲東西南北之人經年累月羈棲于數百里數千里外欲如向者之相聚探討何可得哉何可得哉而余又善病且老矣雖嘗輯有古今厯法通考諸書妄自以爲窺古人之意集諸家之長而性懶楷書又好增改稿與年積迄勘定本其在京師感于李少司馬之言努力作爲厯論六七十篇頗舒獨見其他算學新稿亦且盈尺而未能出以問世虛名之負累謬爲四方學者所知而欲傳之其人復求之不可得也竊不自揆欲略倣蘇湖遺軌設爲義塾約鄉黨同學爲讀書之事此志果就卽當息影卻埽于山村庶幾收拾累年雜稿次第成帙稍存一得之愚以待來學則數十年癖嗜苦思亦將有所歸著而凡事有天焉主之終不敢必其如何也且夫星厯之學非小道也其事凌雜米鹽近於卜祝之爲而探厥源流乃根于天人理數之

極雷同俚近之言既不足以行遠而義類稍深索解人正復寥寥天下之大敢謂無人然亦有同志數年遠在天涯合并匪易助余成此者不吾弟之望更誰望乎因弟此書俯仰今昔而兼有冀倖于將來不覺其言之長也

附錄

先生於順康閒治厯算諸家不及見者莫不求其書而讀之爲之參訂薛鳳祚譯穆尼閣天步真原專推日月交食先生稱其法與崇禎新法厯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厯書迥別惟得數無二但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非測候無以斷其是非也鳳祚又撰天學會通推算交食其法用立成表按年月日時度數逐次檢取角度加減而得食分時刻方法先生稱其以西法六十分通爲百分從授時立法實爲

使用惟仍以對數立算不如直用乘除爲正法也王錫闡撰曉庵新法述句股割圓諸法實施於推步七政交食凌犯之術貫通中西自成一家言先生先得其所著圖解讀而善之旣乃盡見其書嘗曰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氏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爲推演其法頗精確又稱近代厯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之上吳江謂錫闡青州爲鳳祚也又有柘城杜知耕字端伯號伯瞿舉人嘗刪節幾何原本爲七卷題曰論約先生亦著幾何摘要稱其書足以相證知耕又撰數學鑰列古九章取今綫面體三部隸之摘要語爲之注先生以爲頗中肯綮可爲

算家程式云

梅氏叢書 勿庵厯算書目 四庫全書提要

康熙四十年李光地以先生所著厯學疑問進呈上曰朕留心

麻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數日後召對上曰昨所呈書甚
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當攜還宮中細閱光地
因求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許之明年復南巡以原書發回
諭朕已細閱竟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上筆也光地請
此書疵謬所在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耳四十四年上復南
巡光地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今安在光地對在臣署上曰
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之上還蹕光地乃與文鼎謁河干
召入御舟垂問至移時上謂光地曰麻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
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賜御書扇
幅賚珍饌擢其孫穀成以諸生入詞林至通顯

李光地進呈麻
學疑問記

杭

世駿
撰傳

杭大宗曰從來言治麻者有三一以爲必疇人之裔梅氏兒時

卽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自有家學一以爲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中西之術紛綸旁魄而必歸之於堯舜精一之傳實能貫天地人而通之謂之儒誠無愧也一以爲必精算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幾微窮極杪忽非精算者能若是乎

杭世駿

撰傳

阮伯元曰徵君年二十七卽有志步算之學距其卒且六十年積畢生之精力旣專且久究極精微其學由授時以溯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博考九執回回而歸于新法一一洞見本原深澈底蘊而又神明變化于三角八綫句股方程諸算事故著書滿家皆獨抒心得如剗爲三角方直等儀求弧度而不言角

以上下左右論交食方向而不云東西南北尤足以見中西之
 會通而補古今之缺略者也其論算之文務在顯明不辭勞拙
 往往以平易之語解極難之法淺近之言達至深之理使讀其
 書者不待詳求而義可曉然誠以絕業難傳冀欲與斯世共明
 之故不憚反覆再三以導學者先路此其用心之善也

疇人傳

先生手訂勿庵厯算書目自序曰余之從事厯學四十餘年著
 撰遂多將欲悉出其書就正當世而未能也稍為臚列書名各
 繫數語發揮撰述本旨庶以質諸同好共明茲事云爾厯學駢
 枝二卷 已刻 順治中從倪先生游所作為先生著書之始 元史厯經補註二卷古今厯
 法通考五十八卷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 已刻 寧國府志分野稿

一卷 已刻志中 施愚山先生纂修郡乘以此屬先生具錄歷代宿度分宮之同異及各種分野之法 宣城縣

志分野稿一卷 已刻志中 厯志贅言一卷 康熙十七年愚山入明史館屬先生撰厯志因作此

寄之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回回厯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西洋厯亦宜備載緣起不沒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

江南通志分野擬稿一卷

康熙二十年撰明史

厯法擬稿二卷

總目凡三日法原曰立成日推步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望日弧矢割員日黃赤道差日黃赤

道內外度日白道交周日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日里差漏刻立成之目四日太陽盈縮日太陰遲注日晝夜刻日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六日氣朔日日躔日月離日中星日交食日五星

郭太史厯草補註二卷庚午元

厯考一卷大統厯立成註二卷寫算步厯式一卷

潘天成錫疇從先生學厯

作此授時步交食式一卷步五星式六卷答李祠部問厯一卷

已刻李煥斗古愚從先生問皇極經世遂及厯法錄存其稿

回回厯補註三卷西域天文星

補註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

已刻西域天文中有雜星三十之占然未譯中土星名先生以歲

差度考之得

四省表景立成一卷

已刻四省者陝西河南直隸江南也本回回厯所有為

其二十餘

之訂定並附用周髀算經補註一卷答劉文學問天象一卷

法以補其缺錫從先生問象數

分天度量里一卷

圖注各省直及蒙古七政細

草補註三卷已刻 厯學疑問三卷已刻 交食蒙求訂補二卷內已刻

食一 交食蒙求附說二卷已刻 交食作圖法訂誤一卷求赤道內已刻

宿度法一卷古法以赤求黃新法以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不如弧三角之為親切因特

著之原自為一卷後收入蒙求訂補 交食管見一卷已刻 日差原理一卷太陽有日差加減日

躔表說謂有二根一黃赤之斜直一高卑之盈縮其說尤支蔓據正理糾其誤 火緯本法圖說一卷已刻

解地谷立法之根以正厯書之誤 七政前均簡法一卷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

象一卷黃赤距緯圖辨一卷太陰表影辨一卷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易見

不在表影西人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陽表影必短太陰表影必長以是為月近於日之故先生以為表影既有長短

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故為之辨 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渾蓋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器

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丁所用儀器中先生以為周髀遺術流入西方惟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尙缺其半為之補正可以依法成器施

於實用 西國月日考一卷已刻 西某月某日者先生考之以為所用並以太陽會恆星為主即恆星歲恆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

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

微之亦可見也
七十二候太陽緯度一卷
緯度以測日高古用一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此書以七

十二候
陸海鍼經一卷
已刻是書又名里差捷法地為渾圓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其路正行

與距等圈合自有定算路或斜行其法不可用先生為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為有

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為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

斜弧三角
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
星晷真度一卷
測星定時用句陳大

星及帝座為最簡二星亦隨黃道東移作星晷者必知
測器考
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兩星相為表裏

二卷
白鳴鐘說一卷
古用
儀紀限儀一備考之

西法入乃有自鳴鐘先生為
日晷備考三卷
先生論揆日諸書之一
赤道

之博考以通其製作之理
提晷說一卷
先生論揆日諸書之二
思問編一卷
先生於難讀之書手疏而攜諸篋衍待明者問

之其致力
勿庵揆日器一卷
先生論揆日諸書之三
諸方節氣加時日軌

之勤如是
高度表一卷
已刻先生論揆日諸書之四
揆日淺說一卷
先生論揆日諸書之五
測景

捷法一卷
先生謂精於測景惟切綫一法切綫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是以

極高度 璇璣尺解一卷 尺有二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其

取之 並以赤道 測星定時簡法一卷 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以星之

緯度定之 刻距太陽若干時刻 勿庵側望儀式一卷 先生自定

以相加減即得真時 儀式一卷 先生自定 勿庵渾蓋新式一卷 先生自定

儀式一卷 先生自定 天步真原訂注天學會通訂注王寅旭書

補注平立定三差詳說一卷 已刻 麻草以盈縮日數離為六

乃相減為一差一差又相減為二差緣此以生定差及平差立

差其布立成法則直以立差六因之以為每日平立合差之差

此兩法若不相蒙先生深 寫天新語抄存一卷 古麻列星距度

思而得其原委以作是書 考一卷 西法言普天星宿依黃道東行先生於書肆中得刻本

有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而中缺二宿康熙三十八

年至福建從林侗同人得寫本補完謂 中西算學通序例一卷

足與西測恆星互相參考 以上麻學 初編九種之序例 勿庵籌算九卷 已刻 本直籌橫寫先生易

已刻 先生算學 勿庵筆算五卷 已刻 筆算亦用直 勿庵度算二卷 西人尺算

寫為初編第二書 為橫籌直寫為初編第一書 即比例規

解所述先生弟文鼎爾素補算例先生又別創
矩算用一尺一方版合兩術為初編第三書
比例數解四卷

比例數表為西算之別傳假對數以知本數不用
乘除惟憑加減先生為之詮次為初編第四書
三角法舉要

五卷 已刻進呈 其目曰測算名義曰算例曰
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為初編第五書
方程論六卷 已刻

為初編 第六書 幾何摘要三卷 為初編
第七書 句股測量二卷 為初編
第八書 九數

存古十卷 為初編 第九書 少廣拾遺一卷 已刻
自此以後並為續編 方田通法一

卷 已刻 幾何補編四卷 已刻 西鏡錄訂注一卷 權度通幾一卷 此為
先生

言重學 奇器補詮一卷 正弦簡法補一卷 先生用矢幾求度法
得兩法在六宗率三

要法之外一曰正弦方幕倍而退位得倍弧之
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幕 弧三角舉要法

五卷 已刻 其目曰弧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
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入綫相當 環

中黍尺五卷 已刻 其目曰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
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

減捷法曰加減又 塹堵測量二卷 已刻 其目曰總論曰立三
法曰加減通法 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

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塹堵容圓塹堵曰
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 用句股解幾何

原本之根一卷

已刻

幾何增解一卷

其日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日

切綫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

日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日取平行綫簡法

仰觀覆矩一卷

一查地平經度為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為日

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

方圓冪積二卷

已刻

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先生

以表列之為之約法徑與周之比例即方圓二冪之比

麗澤珠璣一

卷

先生取益於友朋一言之惠必錄久乃成帙

古算器考一卷

已刻

數學星槎一卷

此為

先生教初學之書以上算學書

案中已刻字皆先生自注也先生卒後魏荔彤刻楊作

枚校本凡二十九種名曰厯算全書定四目曰法原曰法

數曰厯學曰算學而法數無書以二十九種分隸三類先

生孫穀成重編改題叢書乾隆間收入四庫又為重編次

以言厯者居前言算者列後曰厯學疑問曰厯學疑問補

曰厯學問答曰弧三角舉要曰環中黍尺曰歲周地度合

考日平立定三差說曰冬至考二曰諸方日軌曰五星紀要
日火星本法曰七政細草曰揆日候星紀要曰二銘補注
日厯學駢枝曰交會管見曰交食蒙求曰古算衍略曰籌
算日筆算曰度算釋例曰方程論曰句股闡微曰三角法
舉要曰解剖圖之根曰方圓纂積曰幾何補編曰少廣拾
遺曰塹堵測量各書名有爲先生自定目中所未列者如
二銘補注是也有合數書爲一書者如歲周地度合考揆
日候星紀要是也又有大統厯志書目改題書紀四庫皆
別爲著錄

勿庵家學

梅先生文鼎

梅文鼎字和仲勿庵先生仲弟也初學厯時未有五星通軌無

從入算先生與取元史厯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方
得推算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早卒

參疇人傳
杭世駿撰傳

梅先生文鼎

梅文鼎字爾素勿庵先生季弟也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
運籌推步考訂前史輯中西經星同異考以三垣二十八宿星
名依步天歌次第臚列其目而以中西有無多寡分注其下載
古歌西歌于後古歌卽步天歌西歌則利瑪竇所撰經天該也
其南極諸星則據湯若望算書及南懷仁儀象志爲考證補歌
附之於末書成先生爲之序文鼎又有累年算稿先生爲錄存
名曰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求新法算書中比例規
解本無算例勿庵先生作度算先生爲之補又參用陳蓋謨尺

算而用法始備

參疇人傳
杭世駿撰
傳
勿庵天算書目

梅先生以燕

梅以燕字正謀，勿庵先生子也。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治算有心，得讀恆星麻指，有所舉正。先生謂能助余之思，早卒，未竟其學。

參疇
人傳

梅先生穀成

梅先生穀成，字玉汝，號循齋。勿庵先生孫，幼慧。勿庵先生治交食表，有所疑，先生能明其理。勿庵先生喜之，比於童烏。之與太立聖祖，召見。勿庵先生深知其學，行惜其既老。聞先生能承家學，五十一年以諸生召入內廷，供奉蒙養齋。時方敕修天文樂律算法諸書，命先生預編訂。五十三年賜舉人，五十四年試禮部，未第。命與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雍正七年改江南道御史，轉工科給事中，再遷通政司參議。以母憂歸。乾隆元年

擢順天府府丞充增修時憲算書館總裁官坐事左遷光祿寺少卿管算學五遷至刑部侍郎十五年擢左都御史十七年以誤薦給事中特吞岱休致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命視原秩食俸二十七年復賜其子武舉人明年卒諡文穆先生侍蒙養齋聖祖示以西人借根方法且諭之曰西人名此書爲阿爾八達譯言東來法也先生讀之以爲授時厯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爲矢元學士李治著測圓海鏡亦用天元一立算至明而失其傳流入泰西復得故物爲作赤水遺珍著其術焉與修明史議厯與天文當循司馬舊例分爲二書時憲志當用圖論特精又增刪算法統宗別撰操縵卮言傳世其論句股積與句弦和較前人所未及言乃立用帶縱立方求句股二法阮伯元謂王孝通輯古算經已嘗言之特立法未盡爾子鈔字敬名鈔字導

和皆治算先生輯勿庵諸書及刪訂統宗圖多出鈔手孫冲字

抱村亦能世其學

參史傳 疇人傳
續疇人傳

時憲志用圖論

客問於梅子曰史以紀事因而不創聞子之志時憲也用圖此

固廿一史所無而子創爲之宜執事以爲非體而欲去之也而

子固執己見復呶呶上言獨不記昌黎之自訟乎吾竊爲子危

之梅子曰吾聞史之道貴信而其職貴直余不爲史官久矣史

館總裁謂時憲天文兩志非專家不能辦不以余爲固陋而委

任之余旣不獲辭不得不盡其職今客謂舊史無圖而疑余之

創竊謂史之紀事亦視其信否耳因創非所計也夫後史之增

於前者多矣漢書十志已不侔于八書而後漢皇后本紀與魏

書之志釋老唐書之傳公主宋史之傳道學並前史所無又何

疑於國史用圖之爲創哉且客未讀明史耶明史於割圓弧矢月道距差諸圖備載厯志何明史不嫌爲創而顧疑余爲創乎客曰後史增于前者必非無因若明史之用圖亦有說歟梅子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詎能易之古之治厯者數十家大率不過增損日法益天周減歲餘以求合一時而已卽太初之起數鍾律大衍之造端著策亦皆牽合並未嘗深探天行之故而發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嘗有圖史臣何從取圖而載之至元郭太史之修授時不用積年日法全憑實測用句股割圓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圓諸圖載於厯草作元史時不知採摭則宋王諸公之疎也明之大統實卽授時本朝纂修明史諸公謂其義非圖不明舊史雖無圖而表亦圖之類也遂採諸厯草而入於志其識見實超凡俗復經聖君賢相爲之鑒定

不以爲非體而去之俾精義傳於無窮洵足開萬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於時憲之法更不同於授時其立法之奇妙義蘊之奧衍悉具于圖何可去之如必以去圖爲合體豈以明史爲非體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歟且容亦知時憲之圖所自來乎我聖祖仁皇帝憫絕學之失傳留心探索四十餘年見極底蘊始親授儒臣作圖立說以闡明千古不傳之祕所謂御製厯象考成者也余固親承聖訓實與彙編之列彼前輩纂修明史尙不忍沒古人之善不惜創例以傳之而余以承學之臣恭紀御製顧恐失執事之意而遷就迎合以致聖學不彰使後之學者不得普沾嘉惠尙得謂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責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呶呶非沽直也不得已也然則韓子之自訟亦謂其言之可已者耳使韓子果務爲容悅以求倖免則諍臣之

論佛骨之表又何為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

勿庵弟子

李先生鼎徵

別見安溪學案

李先生鍾倫

別見安溪學案

劉先生湘燿

劉湘燿字允恭湖廣江夏人聞勿庵先生以麻算名當世鬻產走數千里請受業焉湛思積悟多所創獲先生得之甚喜曰劉生好學精進啟予不逮其與人書曰金水二星麻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確不可易因以所著麻學疑問屬之討論先生為著訂補三卷又謂麻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于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至于西法舊亦有緯度至地

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度然亦在守敬後矣厯書有法原法
數並爲厯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厯指也法數者七政
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厯指實爲造表之根今厯所載金水厯
指如其法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
與天密合是厯官雖有表數而猶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
法象編五卷勿庵先生深契其說摘其要自爲五星紀要先生
又欲爲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食厯元加歲差用弧三
角法作恆星紀緯表根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
皆補新法所未及也又著厯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稿各省
北極出地圖說答全椒吳荀淑厯算十問各一卷先生之學於
輿地河漕食貨兵防無不通貫大將軍年羹堯禮致幕下甚見
親重知其必敗辭去卒無子遺書多散佚

參疇
人傳

陳先生萬策

陳萬策字對初號謙季晉江人父遷鶴字聲士康熙乙丑進士授編修官至左庶子致仕歸五十三年卒平生邃於經學不墨守前人成說所著有易說尙書私記毛詩國風繹春秋紀疑小學疏意大全諸書先生康熙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詹事府詹事以事降檢討復累遷侍講學士嘗受算法於勿庵先生作中西算法異同論又從李文貞游講求經學分修周易折中創爲啟蒙諸圖又修性理精義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其自著有近道齋文集六卷雍正十二年卒年六十八

參史傳
疇人傳

中西算法異同論

古今之爲算學者自隸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郭

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說又出中法之外者其異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言異乘同除而西法總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爲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內大要多同借衰疊借之法蓋差分盈朒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謂之句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于西法者則八綫立成表是也剖全圓而爲半周又剖爲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綫以成正方角何嘗非句股與弦哉其所以妙於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璿璣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圓方者測地而圓者並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於平方立方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

未有也至於古法之為祿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而已西
 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雜見錯出而均合
 於度數之自法視中法為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於
 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緒鮮克尋究而西士以為六學之一
 焉業於是者終其身竭精殫慮以相尙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
 丁先生以來若六經之尊貴可以考其用心宜其爭衡於中法
 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
 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
 剖圓八綫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
 法神而明之則藝也而進乎道矣

切問齋
 文鈔

按借根方之為立天元一至文穆而始明故文中猶云中
 法絕未有聞也

陳先生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大學士李光地薦其通天文算法召見試以三角形令求中綫又問弧背尺寸先生具劄進稱旨四十八年扈行熱河聖祖問北極出地高下及地周地徑地圍先生具舉以對旋以母老就蘇州教授未踰年召入南書房授中書科中書尋命與梅穀成修書蒙養齋賜算法諸書及西洋儀器書成授翰林院編修五十三年丁母艱賜帑銀命江南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轉左諭德五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次年以老乞致仕六十一年卒年七十五先生以天算之法治春秋嘗補杜預爲春秋長厯十卷其凡有四一日厯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厯理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

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厯義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二曰古厯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厯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厯元三曰厯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述杜說而考辯之四曰厯存以古厯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厯則爲辛巳朔乃古厯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以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厯退兩月推至僖公五

年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麻相符故不復續推先生明於麻所
推較預為密又撰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撫遺一
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馬氏為繹史兼採三傳國語國策先生則
皆摭於五書之外獨為其難氏族一書與顧震滄大事表互證
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又著禮記分類孔子家語注十七史

正譌諸書參史傳
時人傳

勿庵交游

黃先生百家別見梨洲學案

潘先生耒別見亭林學案

湯先生斌別為潛庵學案

魏先生荔彤別見柏鄉學案

施先生閏章別為愚山學案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三十一
李先生光地

別爲安溪學案

揭先生暄

揭暄字子宣廣昌人著璇璣遺述七卷一名寫天新語言天地
大象七曜運旋採西法而雜以理氣之說康熙二十八年以其
稿質於勿庵先生錄其精語爲一卷稱其深明西術而又別有
悟入又稱其謂七政小輪皆出自然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
行疾而生漩渦遂成留逆一條爲古今之所未發其書如考厯
變考潮汐辨分野辨天氣地氣所發育方密之謂與易道有所
發明又謂日月東行如槽之滾丸而月質不變又謂天堅地虛
喻爲餅中有餅四庫提要指爲矛盾至五星有西行之時日月
有盈縮之度雖設譬多方而於實占不相應皆先生所未稱及
也與先生同時治厯者有游藝字子六建寧人撰天經或問前

集四卷後集無卷數皆設爲問答以推闡天地之象大旨以西

法爲宗先生集中多取其說

參疇人傳
四庫提要

杭世駿撰傳
勿庵厯算書目

方先生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父以智博極羣書兼通算學先生承其家學著數度衍二十四卷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推闡其義大略言九章皆出于句股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以方出圓句股之所生也少廣方圓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廣所出一方一圓其間不齊始出差分而均輸對差分之數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輸所出而以方程濟其窮度量衡原出黃鐘粟布出焉黃鐘出於方圓者也又言乘莫善于籌除莫善於筆加減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勿庵先生見其書謂其尺算之術以三尺交加取數故祇能

用平分一綫惜未得與深論先生與子宣問難往復別爲揭方

問答亦嘗質于勿庵先生參疇人傳 杭世駿撰四庫全書提要

湯先生濩

湯濩字聖宏六合人時有穆尼閣者泰西人久居江寧先生與之友善穆尼閣以步天之術及推算交食之法授薛儀甫勿庵先生訂其書先生嘗與勿庵先生游言穆尼閣喜與人言麻而不強人入教蓋彼教之君子云參杭世駿撰傳

袁先生士龍

袁士龍一名士鵬字惠子一字爲之號覺庵仁和人受星學於黃宏憲西域有三十雜星之占先生爲補譯中土星名多與先生合又著測量全義新書二卷凡二十六篇曰七政經天圖說曰測天儀象曰次輪定位曰經天要旨曰列宿距度曰新定步

天歌訣曰太陽測日太陰附羅計孛烝日土木火金水星測日
七政躔次位置測法不同曰測景候氣曰象限測法十二篇言
推步曰方程神算新法圖說曰比例尺九式曰測量用例查法
曰因乘用例查法曰歸除用例查法曰用乘捷法五式曰用除
捷法五式曰句股開方捷法三式曰指明圓周徑弦真率曰測
高用法曰測遠用法曰高置人目測量高遠曰移象換影測量
高遠曰望竿定測凡十四篇言算術阮伯元從許周生見其書
謂所定內圓求外方積三十二因二十五歸與諸家定率不合
其言方程亦非九章古義

參疇人傳
杭世駿撰傳

孔先生與泰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舉人通西術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
法與勿庵先生所著正弦簡注補不謀而合

參疇人傳
杭世駿撰傳

毛先生乾乾

毛乾乾字心易南康人隱居匡山與勿庵先生論周徑之理因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勿庵先生亟稱之謝廷逸字野臣河南人先生婿也於數學甚有精思晚偕隱宜興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

參疇人傳
杭世駿撰傳

張先生雍敬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治麻主中法著定麻玉衡博綜麻法五十六家正麻法之謬康熙四十四年爲書十八卷裹糧走千里以其書示勿庵先生假館授餐逾年相論辨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球之說則始終不合既歸錄與勿庵先生兄弟輩往復問難之語爲宣城游學記

參杭世駿撰傳
朱

勿庵私淑

江先生永

別為慎修學案

楊先生作枚

楊作枚字學山無錫人魏念庭刻勿庵先生厯算諸書先生為之校勘又自撰解剖圓之根一卷釋割圓八綫表立法之根附

勿庵先生書後又有句股正義一卷

參疇人傳 梅氏厯算全書

循齋弟子

丁先生維烈

丁維烈長洲人受業於循齋先生循齋以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或句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知其須用帶縱立方因令先生別立御之之法遂造減縱翻積開三乘方法以應循齋稱其頗能深入載入赤水遺珍又述西人三率比例法一卷

參疇人傳
赤水遺珍

...

...

...

...

...

...

...

...

...

...

清儒學案卷三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三十八

天津徐世昌

孝感學案

康熙一朝宰輔中以理學名者前有柏鄉後有安溪孝感則由詞臣致位樞衡侍講筵獨久本朱子正心誠意之說竭誠啟沃默契宸衷聖祖之崇宋學自孝感發之也述孝感學案

熊先生賜履

熊賜履字敬修號青岳晚號愚齋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遷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超拜武英殿大學士以票擬錯誤罷職寄居江甯築下學堂以藏書講學不輟聖祖南巡召對行在御書經義齋匾額以賜後起爲禮部尙

書復官至東閣大學士因老乞歸康熙四十八年卒年七十有五諡文端先生官翰林時值內大臣鼇拜輔政威福自專會奉詔陳政事得失因疏言內臣者外臣之表京師者四方之倡本原之地在乎朝廷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其至重且大者一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傷一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靡一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衰一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壞至於根本切要端在聖躬宜選擇左右朝夕獻納切劘治體論事侃侃累萬言一時直聲震天下繼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請時御便殿接見儒臣講論政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鼇拜惡其侵己下部議處上特原之鼇拜旣敗先生再疏請舉經筵舊典並設起居注官備記言記動之職詔嘉其忠直嘗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先生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隨命講大

學中庸兩首節竟上歎曰眞講官也生平論學尊紫陽闢陽明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由程朱之塗而上溯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又曰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曰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著有學統五十六卷閑道錄三卷下學堂劄記三卷經義齋集十八卷澡修堂集十六卷及樸園邇語學辨學規學餘等書

彭紹升撰事狀學案小識先正事略

閑道錄

性卽理也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二
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厚薄淺深之異及其成功一也
故曰性善

善卽本體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處物曰義孔子曰
繼善顏子曰一善曾子曰至善孟子曰性善皆是也知此者爲
知天見此者爲見易窮此者爲窮理達此者爲達德
善卽明德明善卽明明德格致誠正齊治均平明明德事卽明
善事學問思辨行明善事卽明明德事善者性也有諸己之謂
德德者善也賦於天之謂性明其本明之德曰明明德明其本
明之善曰明善大學中庸無異旨也
明善誠身之功主敬明善之要
知至至之敬之始事知終終之敬之終事廓然大公敬之理一
物來順應敬之分殊

善只是天理明善只是復還天理凡聖經賢傳無非發揮此二字註疏此二字使人知所從入之路與所以用力之方而已要之喫緊關要一言蔽之曰敬然則聖人之學明善二字盡之明善之道敬之一言盡之此千古聖賢之公言非予一人之私言也

孟子以情證性以情善證性善蓋情卽性之發性卽情之存因情之無不善則知性之無不善也世人不能見性正緣不能見情錯認情字所以錯認性字若識得這情便識得這性矣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

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之虛名坐棄其與知與能自得自中之實理廢置有本體的眞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厭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

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

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功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問五者之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既爲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既爲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爲名教之罪人也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欲爲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爲性以理爲性也只教人循理

甘食性也粢兄之臂而奪之食亦得爲之性乎悅色性也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亦得爲之性乎大抵戰國時人欲橫流天理滅沒皆以縱欲爲率真循理爲作僞一時淫詞邪說只要抹煞天理回護人欲如告子芻狗仁義任人弁髦禮法向非子輿氏極力論辨綱常名教竟不知飄泊何極矣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虛語哉

不忍穀觶仁之端也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也不屑呼蹴義之端也擴而充之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千言萬語只是發明性善仁義二字是直指本體擴充二字是直指工夫七篇大意皆是如此

論語曰毋意大學曰誠意蓋毋意之意只是不誠之意不誠之意不可不無誠其意者正是要無這不誠之意耳意者心之發所謂念頭是也這念頭有善有惡善念頭不可無惡念頭不可有一槩有也不得一槩無也不得一槩有勢必至於只有惡而不有善一槩無勢必至於只無善而不無惡此論語所以紀無意而大學所以貴誠意也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曰盡性至命

韓子在用上關佛老謂其既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體上關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

天下之可知者卽其不可不知者也吾道是也天下之不可知

者卽其不必知者也佛老是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老氏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爲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之心氣爲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會在天理之中吾儒心卽理也氣卽理也與理爲一二氏心自心也氣自氣也判理爲二二氏不知天理爲何物吾儒不知天理之外爲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是也天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井然而不淆處之秩然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爲本體以好善惡惡爲情識夷是非善惡而一之爲平等爲圓妙纔有辨別揀擇於其閒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僮侗混淆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況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置咸當乎每見世之自命爲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別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高者入於釋老卑者流于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理者大中
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二者之病
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曰生之理之謂性儒釋之辨在此
精的就在粗的上微的就在顯的上若無粗的那精的無處湊
泊無顯的那微的無處掛搭佛氏每遺粗言精離顯語微夫既
無粗矣又安有精既無顯矣又安有微乃猶侈然自命曰我但
用力于精深微妙之處而不屑屑于形器之末沾沾于耳目之
前噫抑未知微顯之無閒精粗之一致形而上形而下者之一
以貫之也

吾儒謂天之所與我者爲降衷之恆性本來純粹至善無有夾
雜卽所謂天理也然或拘於氣稟蔽於物欲則不能有善而無
惡聖賢教人以復性之方存理遏欲去惡爲善在在持養時時

省察以復其賦畀之初衷使靜焉體全動焉用著無非至善之妙而後已聖賢之明物察倫盡性至命無不在此乃禪家則目之爲蠢行爲外道爲業識爲無明爲生滅心爲輪迴劫必要此中頑然一念不起不著色不著空不思善不思惡如槁木如冷灰而後爲言思路絕之上乘爲非想非非想之正果故其立教也只要虛空只要超脫謂當下便是這箇一切皆是這箇不假一毫功力不須一毫防閑不必分別是非不必揀擇善惡一任靈明圓覺便是最上法門慾熾情流都是道妙放僻邪淫都是作用壞理滅倫亂常禍道其爲世道人心害可勝言哉此從古有道仁人每有所大不忍於中而無能已於爭辨也

儒者曰有理有欲有善有惡有陽有陰有君子有小人要十分分別要十分揀擇分別知至至之揀擇知終終之存理遏欲去

惡爲善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是之謂大中是之謂至正是之謂盡人合天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皆此道也佛者曰無理無欲無善無惡無陽無陰無君子無小人無容於分別無容於揀擇分別是幻思揀擇是妄念無分別心亦無無分別心無揀擇心亦無無揀擇心何存何遏何去何爲何扶何抑何進何退是之謂兩忘是之謂平等是之謂一切圓妙滅絕倫理掃除紀法職此故也明乎其爲聖爲凡爲人爲獸而後知可聖不可凡可人不可獸凡知趨於聖人恐墮於獸是率天下而聖賢之也忘乎其爲聖爲凡爲人爲獸則將可聖可凡可人可獸聖不嫌夷於凡人不妨侔於獸是率天下而禽獸之也儒者之道井然天秩燦然天敘可以治天下可以垂萬世佛者之說一切都幻一槩都空不可以行一時不可以了一身然則儒佛二者正自不

難辨也

吾儒謂天理在人事中理事合而爲一異端謂天理在人事外理事析而爲二

子輿單提性善二字景逸涇陽痛闢無善二字皆功在萬世

夫子之四毋母其私者也陽明之二無并其公者而掃除之矣顏子之四勿勿其非者也告子之二勿并其是者而禁遏之矣朱子釋格物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蓋極者天理之極致卽至善也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卽止於至善也故格物卽是窮理卽是盡性卽是至命陽明謂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未免析心與理而爲二斤之爲玩物喪志爲徇外遺內噫是誠朱子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高子忠憲辨之詳矣

告子只要打破孟子善字東坡只要打破程子敬字迨陽明之說行善字敬字一齊破碎矣

致知在格物猶云盡心在窮理也理未窮其所謂心只是習念非真心也物未格其所謂知乃是妄見非真知也儒者之流入釋氏病根在此

學莫要於存心是已但恐所存者未必是心正使真能存得翻足爲累蓋自世微道喪學鮮真傳詖淫邪遁之言充滿宇內溺於其說者毒入膏肓牢不可解終日努目張眉撐拳揮棒以情慾爲天真以幻思爲本體其所謂心者或光景之滉漾或意見之迷沈或懸空想像而胸臆偶開或緣境揣摩而靈明乍露妄生妄滅倏起倏消用力愈多去心愈遠故學者先論其是不是然後論其存不存若未免認賊作子指石爲玉將日顛月狂無

復有轉頭日子矣

世儒遏絕思慮以爲操存捉住念頭以爲持守分明墮入異學而不知也這物事本合內外通寂感包體用統性情渾然一太極之妙惟一主於敬則該本末徹表裏渾精粗兼巨細無非太極本然之妙也試思這物事何等神妙何等虛靈如何遏絕如何捉住得聖賢教人只一主敬是箇指訣是箇要法何嘗要遏絕他何嘗要捉住他學者特未之思耳

自姚江提宗以來學者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汙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弃法爲超脫道術人心敝久壞極若非東林諸子迴狂瀾於橫流汎濫之中燃死灰於燼盡煙寒之後茫茫宇宙竟不知天理人倫爲何物矣然積習難除幾微易汨守先待後吾黨之責也願與同志共勉

之

今人言學在學問思辨行之外言性在仁義禮智信之外言道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外雖孔子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

昔之辨辨其畔儒者今之辨辨其溷儒者昔之辨辨其佞禪者今之辨辨其諱禪者昔之辨辨其似禪之儒今之辨辨其似儒之禪昔之辨辨其歸禪之假儒今之辨辨其歸儒之真禪昔之辨正其儒禪之名使彼不得淆其實今之辨剖其禪儒之實使彼不得竊其名

俗學只是要加異學只是要減不知這物事完完足足停停當當加也沒處加得一些減也沒處減得一些俗學論性失之低異學論性失之高俗學滯於有和人欲也有

了異學淪於無連天理也無了皆不知明善之故也

學統自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亙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寢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淺深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呼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尙矣魯鄒而降厯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

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絕續之故眾議紛挐迄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沈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閒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竄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呼余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譏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敘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文集

太極圖論

上下古今一理而已一氣而已離理無從見氣離氣無從見理

此主其合者言之也有理方有是氣有氣斯有是理此主其分者言之也理外無氣氣外無理不可謂理此而氣彼而特不可不謂理先而氣後亦不可不謂理精而氣粗此又主其分而合合而分者言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器也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卽理也斯固二而一而二不可以分合言而亦不可以分合言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莫非此氣之充周此氣之運行而此之所爲充周而不遺運行而不息者蓋莫不有是理焉爲之主宰往復於其閒而縱橫上下過續往來無不如是而初無一隙之或缺一息之或停也然則求道者亦務明夫理而已矣自伏羲一畫洩兩閒之機孔子十翼闡千古之祕斯道昭揭如日中天無何聖祖神伏異端蠡起微言大義委之草莽以董江都韓

昌黎後先相望於千百歲之間而曾未能力窮其奧而正是其
統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寧虛語哉濂溪周子神契妙解不由師
授爲之建圖立說俾造物極至之理庶幾昭示於來茲其曰無
極而太極也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卽易有太極之謂也曰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言是理之動靜成形陰陽成象猶
太極之生兩儀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藏其宅也
曰五氣布四時行也言是理之由一而二卽猶二而五猶兩儀
之生四象而二老二少自成其變四方四隅各得其位也曰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五流行化生萬物也言是理之行生發育
無際無量氣化形化形生氣生無往而非乾坤之摩盪六子之
結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瀰漫而亭毒也合而言之萬
物一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德敦化爲物不二是也分

而之一物一太極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小德川流生物不測是也究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以形跡求不可以方所拘無乎然而無乎不然無乎不然無乎然者也則試仰觀俯察原始要終凡有形有象皆氣也二五萬物是也凡所以形所以象皆理也太極是也所以形者無形所以象者無象無形者形形無象者象象形形者無形而無不形象象者無象而無不象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理無欠缺氣安有欠缺理無歇息氣安有歇息至微至顯卽顯卽微至顯至微卽微卽顯無精無粗亦卽粗卽精無鉅無細亦卽細卽鉅其奧其妙不可以言詮不可以意解而實則凝目舉趾觸處皆是而正非有幽遠杳渺之難爲測識者也而或者疑無極之說近於二

氏以爲出於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輩之所傳嘻抑誣矣蓋太極乃至無而至有亦至有而至無者也至無而至有非佛氏之所謂無至有而至無非老氏之所謂有也佛氏之所謂無非吾之所謂無老氏之所謂有非吾之所謂有也先天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太極圖由一而二而五而萬洪範圖由一而三而九而八十一數有多寡而理無同異又何疑於周子繪圖朱子立解之指乎總而論之太極非他不過天地閒極至之理而已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物得之爲人物無有二也而就其最切於人心者言之蓋是太極之理存之爲五常之性發之爲四端之情得之於心爲德行之於身爲道推而廣之舉而措之天下之爲事業放之六合用中有體卷之寸靈體中有用時時在在焉往而非是理之包涵條貫於其中哉邵子曰道

爲太極心爲太極朱子曰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此體道之君子存養省察明體達用其功不可須臾之或離而周子特爲諄諄致謹於君子小人修吉悖凶之戒而端有賴於聖人之主靜立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也況人主膺圖蒞宇函三在宥卷舒協四氣之和動靜彙百昌之祉惟是得一以貞乘六而御清宮齋穆之中明堂敷布之際體乾行健作則建中務使宥密單心無爲至正綏猷錫福協應庶徵則體全用備登三咸五求之心極而無餘事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亦此意也夫

答楊同年論學書

來教云云弟非敢妄行訾詆得罪於先達不顧也況文成文章功業有明三百年來指不多屈又豈後學之所敢輕議但論人

不可不恕而辨學則不可不嚴文清曰學者論人宜取其長處此固長者之言也然讀書錄中於二氏百家似是而非疑同而異之辨並無一毫遷就豈文清顧自食其所言耶墨子之德至矣漢儒至或與仲尼並稱豈漫無所長者止以兼愛一篇昧于理一分殊之義孟氏推極流弊至比之于禽獸而不以為過豈孟氏之論人較刻於文清耶誠以學問是非之介道理同異之關有斷然不可假借不可游移者雖以鄰于持論過刻而不遑恤也文章功業聖賢所不廢也而欲耑執此以優劣古今之人則大不可顏曾有何事功有何文采而洙泗正傳必歸之孟子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文成之功業亦止在管晏之間耳孟氏無一匡九合之功而顧薄管仲不為天下後世未聞有疑其妄議其僭者

顏子亦布衣也史氏稱其有王佐才或謂與禹稷同道或謂與伊尹同志當時後世亦鮮不信之豈儒者顧爲是空談臆說以欺萬世哉亦信以必然之理而論其不易之道也然則學術事功輕重分合之說亦可以觀矣文成之學術雜乎禪者也文成之事功純乎霸者也惟其禪也故霸惟其霸也故禪二者一以貫之也無善無惡分明祖述告子百餘年來斯文波靡世道灰燼實文成提宗誤人之咎更復何辭來教謂文成卽悟卽修恐文成之悟只是無善無惡之悟而非吾之所謂悟文成之修只是無善無惡之修而非吾之所謂修也來教又云可以自稱得手而不可以接引後學此亦不過委曲調停之說而非大中至正之理也夫上下一原也精粗一致也工夫雖有先後道理實無彼此豈有可以自稱得手而不可以接引後學者豈有不可

以接引後學而可以自稱得手者是又不辨而自明者矣弟近來兀守遺經唯從事于寡過之學堅白同異不復向人曉曉空騰辯口茲既承下問則又不敢爲苟同之論以欺知己年兄得無訝其狂悖不可解耶幸終教之月川集呈覽居業錄止有寫本適爲滿洲一門人借去俟彼卒業後索回馳上不宣

答劉藜先論學書

鐙下靜讀手教娓娓數千言光芒萬丈不可逼視就中辨晰道脉之源流學術之同異如剝蕉葵層層刻入而又獨具手眼不屑拾人殘唾足下之於學可謂勇矣愉快愉快斯道徹上徹下亙古亙今本無疑議學者各執意見分別門戶終日騰口角舌聚訟紛拏徒長虛僞無補實際言之可爲於邑卽如金谿永康之學學者類能言之而亦罕有真能洞見其失者請爲略述之

大都聖賢之道本至平實略無神奇表裏精粗非有二致經書傳注千言萬語論本體不過一善字論工夫不過一敬字明善者誠身之功主敬者明善之要顯微一原初終無閒大而天地古今小如一塵一息皆是物也晦菴教人日用持循勿淩勿怠居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用不越知能飲食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下學上達同條共貫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先後一揆誠所謂萬世而無弊者也若金谿之說並不從日用常行處著工夫終日閉眉合眼播弄精魂小怪大驚變態百出其宗旨只要質任自然不假修爲以道德仁義爲粗迹以作聖希賢爲私意一切掃除一切斷滅猖狂怪誕淪於異類此正如張子韶持德山寶藏改頭換面說向儒門同一魑魅伎倆而已晦菴謂子靜實從葱嶺帶來斤爲禪學比之告子

而勉齋西山以及敬齋整菴諸子闢之不遺餘力豈好辯哉誠有所不得已也至陳同甫才情氣魄當時已共推之何待葉氏之一誌但此老生平粗心浮氣大話欺人勿論其他只此氣象已絕不與聖賢相類矣亦緣他從未講學絕少涵養矜勝自負莫能把持嗚呼天下事亦不易矣豈可以區區口舌爭哉且如高孝之世宋事已大費收拾非有李郭韓范之才未易撐拄同甫雖自許尙非其人也假使同甫身都將相遭大投艱恐其鹵莽滅裂誤國辱君亦不在浚檜輩之下但是事體未到頭來旁觀侈口落得大言不慙而已孔子教人一則曰恥言過行再則曰訥言敏行卽論語一書拳拳於言行輕重之間者不一而足回愚參魯言道統者必歸之子路之兼人子張之務外大爲聖門所不取然則同甫之爲同甫其亦可知矣況其詆毀洛閩顯

然樹幟亦何得謂非吾道之障也無極而太極與易有太極等說自晦菴而後諸儒論辨甚詳今只將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及宋元明諸儒語錄從頭細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又去起爐作竈架屋疊牀生出無限枝節如若稽古三字幾萬言也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晦菴此解畢竟顛撲不破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今以無極爲不可紀極太極爲至極無以復加恐此口口字不宜又作兩解況太極者極至之謂既曰極至無以復加又曰無極者太極之根柢不幾於頭上安頭耶至謂易有太極是從易中推出太極來此亦何待再說本義諸書皆如此解也張遐曰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吁謬矣以要訓極已爲欠渾以大訓太亦覺未安蓋極之一言無所不包非僅要約之義大則與小對猶廣大則與精微對皆是主一

偏而言退以大要訓太極終涉粗淺漢儒解經多如此類使其
可取晦菴當時亦必旁引相發豈待今日退而謂之通易吾不
信也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也則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氣也物也
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以形而上者
爲理形而下者爲欲不成下學上達爲下學人欲上達天理耶
此又說之難通者也學者貴力行不貴空譚是矣然義理至微
學問無際顛預囹圄何異聾瞶況聖祖神伏正學不明二氏之
荒唐百家之猥陋人心陷溺烈於洪水幾希一綫或幾於熄苟
非講究精詳鮮不冥行妄舉惑於他歧矇引瞽牽日竄荆棘成
何世界此孔子亦鯁鯁然以不講爲憂也卽劉元城趙清獻王
孝先范希文諸君子考其生平自窮約以至仕宦好學深思無
時少輟亦非從不講求而貿貿從事者但擇焉不精未能到濂

洛諸子地步正坐講之猶未盡爾講者身心體認之謂隨時隨
在無有閒缺方是工夫惟一講也惟精亦講也約禮講也博文
亦講也誠正講也格致亦講也篤行講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亦講也如今若必上座開堂號召徒眾自可不必而古處今稽
互相切劘亦自難廢如曰只是行不必講勢必至面壁合掌胥
化爲癡呆麻木而後已嗚乎此猶達摩宗杲之見而陳賈韓侂
胄輩之餘論也奈何此言自足下發之連日抱痾胸次昏塞不
能暢所欲言姑就大教所及略舉其槩他日賤體平復尙當從
容細論記庚子歲在京邸曾有小著曰閑道錄雖不成語內中
講前項數段甚悉板在楚中此閒無存本俟取到奉覽以畢管
見大約聖賢傳心論學尙有根本切要之處所宜喫緊體認不
宜端在字句枝葉上尋討恐至膠擾膠轕反爲心累其失將與

異學等足下以爲何如

前者恩恩奉答未必有當祇以管見所及不敢不稍竭於左右
非求勝也頃接來教似猶有不能嘿然者聖賢學問只體用二
字盡之未有有體而無用者未有有用而無體者本末一源卽
欲離之而不可得也子靜之體非其體何有於用同甫之用非
其用何有於體今日子靜偏於體同甫偏於用不知足下以何
者爲體以何者爲用又以何者爲子靜之體何者爲同甫之用
而病其有所偏重耶僕則日子靜思不偏於體耳若果偏於體
何患其無用同甫思不偏於用爾若果偏於用何患其無體蓋
子靜體其所體非本體也同甫用其所用非本用也其弊與二
氏百家等二子之書具在可考而知之也故凡足下之病其偏

重者正僕之所病其全無者也然則足下果不知二子爲何等
人矣此其可商者一也聖學步步皆實虛亦實也異端步步皆
虛實亦虛也聖學字字皆有無亦有也異端字字皆無有亦無
也吾儒何嘗不言虛無異端何嘗不言實有但吾儒以有無虛
實爲一而異端以有無虛實爲二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至
無而至有也朱子曰太極本無極是至有而至無也太極圖解
有曰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非二五之外有太極也
亦非太極之外有無極也所謂合有無而一之者也詩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費而隱繫詞曰易無方神無體皆是物
也朱子無形有理之詮極渾全卻極分晰第子靜自不察爾今
欲以不可紀極訓無極以申晦菴之旨以折金谿之辨求之經

傳證之義理皆未有合不獨晦菴不受卽金谿亦更不服也此其可商者二也來教云無極是不可紀極意太極是至極無以復加意舉天之發生萬類人之酬酢萬變以明之此自下文流行化生方發明無極而太極之妙若先以之訓無極則上下語意通不去矣況無極是甚物事如何推盪得太極動且又比之於人之太祖與太祖所自出嗚乎抑過矣太極是極至之理物物皆有之但自其無形象無方而言故曰無極云爾非若所爲太祖不過後人追崇先世之名卽推而遡之亦不過祖上之祖淵源相續第世遠人湮名字莫可得詳亦非若造化於穆茫無紀極者也以是證明無極而太極則可爲鞮然一笑矣且無極爲太極之體段尤不成話此其可商者三也此處極字斷斷不宜作兩解就如所引善善惡惡與賢賢明明德德庸庸祇祇

威威人其人道其道祖祖下下之類或一就已邊一就人邊或一屬現成一屬用功仍非截然作兩解也朱子所謂無形有理總是說這箇物事亦何嘗截然作兩解耶若如來教以不可紀極訓無極以至極無以復加訓太極其意不屬其理難通則誠截然作兩解矣此其可商者四也太極從易推出故曰易有太極蓋太極無從見於易見之本義諸書皆如是解本義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是從陰陽變化中指出太極之理以示人晦菴並無他說僕之所據者此也南軒張氏亦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所以生生者也正與朱說相發明如兩儀四象八卦易也所以兩儀四象八卦者太極也若無太極何從有易若無易何處見太極易有太極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張諸子何嘗謂太極在前易在後將有字與生字例看如來教

之荒唐耶來教謂太極從易中推出來底此意與本義之指有合至謂易是心太極是性心所以載性易所以統太極則又差之遠矣性只是心理如何說載太極只是易之所以然如何說統學者考理不細到立言如何得穩貼此其可商者五也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也此不可見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氣也此可見者也薛文清曰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塵一髮其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也人得二五之氣以成形此形而下者也卽得二五之理以成性此形而上者也有氣卽有理有物必有則論其厥初本體惟渾然天理粹然至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然而賦畀之後氣拘物蔽無純駁偏全之異所存所發遂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聖賢立教於是有存理遏欲之方焉如孟子口之於味一章亦是教人

變化氣質之性復還本然之性所謂踐形盡性者在此所謂下學上達者在此此與大易形上形下之旨不相違悖但聖賢立說理固相通而意各有指淺深分合之間皆有毫釐千里之別後生不實加體認鹵莽看過以至顛倒謬戾胡說亂道揆之微言妙義殆不啻千萬重山矣卽如來教初則誤認器字不知器對道而言也所謂精粗微顯是也繼則回互欲字不知欲對理而言也所謂邪正是非是也合其所不可合分其所不可分操斯術以讀書祇見其紛擾膠轕而已此其可商者六也且所謂理欲二字不過是非邪正而已如一事也是則爲理非則爲欲如一念也正則爲理邪則爲欲較然如南北蒼素之不同張南軒曰凡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二語辨之尤精最爲考亭所取如舜從欲以治孔子從心所欲孟

子可欲之謂善皆天理也書所謂有其善喪厥善老氏所謂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皆人欲也理則惟恐其不存而欲則惟恐其不去此等去處先儒早已說明何待於今日況足下旣謂當從下學工夫分辨理欲何在是亦知二者不可並立矣又曰欲到盡頭處雖形而上不難何有於形下嗚乎此何語耶且如躑躅莽操皆欲到盡頭人也足下將置之何等耶先儒曰無人欲陷溺之危有天理自然之安又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將絕古人於此蓋拳拳乎三致意焉無他理欲之關乃聖狂之分而人情之界也辨之不可以不嚴而持之不可以不力今若所云率天下之人縱欲滅理而不顧者必足下之言矣此其可商者七也下學上達本無層次下學人事卽上達天理所謂灑掃應對卽精義入神也俗學失之支異學失之誕坐不知此爾今日

形而下之器原可以造形而上之道是猶一之也二之則不
是此其可商者八也大都足下於所謂上下道器體用理欲等
項尙未看明卽經傳訓解並未詳閱祇憑自己臆度輕率立言
無怪其愈思而愈惑轉辨而轉誤也言之多慧知高明亦必有取焉

與杜于皇

近見某輩重刻朱子語類以救坊間講章之弊使操觚家知宗
朱說似矣但斯道自姚江提唱以來聖賢經傳悉變而爲西竺
教典誠淫邪遁充塞宇宙奚講章之足云如今思所救正須是
徹底整頓拔本塞源方有頭緒不此之計而區區講章之是問
抑亦末矣況文公著述雖富其微言奧指端在四書集註與文
集中往復論學之書學者誠能虛心玩繹得其要領亦自可豁
然貫通若語類實出於門人一時雜記未必盡得朱氏之意且

就中自相矛盾者甚多有識者早已束之高閣矣今惡講章而取語類是棄二五而用十也重刊語類以救正講章是同浴而譏裸體也前此者姑勿論自金華四子而後善學朱子者莫如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之三子者亦惟是真知實踐存茲正脈其所著讀書居業二錄困知一記何等切實何等簡要嗚乎此誠考亭弟子也何嘗今日刻遺集明日刻語錄將聖賢傳心論學之書把來做時文選本一例刊布苟圖一時之利不顧熒惑後進陷溺人心以遺患於無窮名士家習氣往往爲害如此且講章自大全外如蒙引存疑淺說說約雖近粗支猶不詭於正惟正嘉後狐白燃犀九經湖南等解及近日心印舌存等書則眞狂病喪心野狐譚禪矣以顏子爲圓頓超悟以曾子爲苦行漸修以大德敦化爲毘盧性海以明明德爲明心見性以止至

善爲菩提正覺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涅槃了生死大解脫以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百餘年來論學
講書大率如此嗚乎此可爲痛哭者也如今初學且宜專看集
註參以大全或問庶幾由洛閩而遡魯鄒不至貿貿然昏迷於
所往若復教之以駁雜汗漉之語類是揚湯以止沸未見其有
益也某輩全未讀書窮理只隨聲尊奉一朱子以爲名高鹵莽
顛預居然自命以瞽引瞽莫識其非看來於朱子之學全未夢
見以某輩而表章朱學祇足爲朱學之一大厄而已矣倒不如
王龍溪錢緒山李卓吾林兆恩輩顯然詆毀其爲害猶明白而
易見者也先生其亦以爲然否

附錄

先生父祁公先生明末受知於無錫高彙旃提學服膺高忠憲

學說先生學派淵源東林著述中屢申其說晚居江寧作重修

東林書院記歿後附祀道南祠

經義齋集 高 氏東林書院記

康熙十年始舉經筵之典於保和殿以公為講官知經筵事頃

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闊疏遂命公日進講於弘德殿每詰

旦進講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

蓋自應詔上書即力言聖學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為言會聖祖

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義孔之道周程張朱五子

之書其端緒實自公發之

彭紹升 撰事狀

閑道錄先生在館職時所著意在羽翼先聖以待來學名曰閑

道以希孟也聖祖召同直講官試太極圖論先生所作最稱旨

拔置第一詢平時所著明道之書進呈是錄嘉其崇正闢邪有

功聖道常置御案以備省覽

經義齋集重 刊閑道錄序

學統一書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
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
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
明王守仁七人爲雜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統

學統

下學堂劄記成於年五十時多與閑道錄相發明大旨仍以辨
難攻擊爲本旨有曰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竝是陸
者不可不爲之深辨又曰孟子本靜重簡默之人今日距楊墨
明日闢告許辨論侃侃迄無盜日時爲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
亦然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譌舛殫力竭精舌敝穎禿豈得
已哉亦時爲之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孟朱之徒也

四庫全書

提要

孝感弟子

劉先生然

劉然字藜先江寧人家貧文端時資助爲之游揚數與書論學

剖析是非勉其於根本切要處喫緊體認不可臆度輕率立言

又嘉其近功精進刊經義齋集預校讎爲之序

參經義齋集諸論學書

洪先生名

洪名初名嘉植字秋士休寧人年二十餘謁文端見閑道錄執

弟子禮有重刻閑道錄後序經義齋集書後

參序文

高先生菖生

高菖生字節培無錫人忠憲之從孫從文端學重修東林書院

乞文端爲作記有閑道錄後序

參經義齋集閑道錄

羅先生麗

羅麗吉水人舉人文端貽書論學曰自姚江開壇章貢標榜象山江右才智之士羣起而和舉世若狂斯文的派不絕如髮君家文莊公卓然特立極力護持與陽明之徒旗鼓鼎立以爭此生民命脈之一綫雖精神力量未或相當而苦衷卓議昭揭日月延及東林諸君子痛闢無善之說以返於正實困知記有以啟之嗚呼其可謂考亭之大功臣矣賢家學淵源心心相印當必有紹前業而光大之者生於賢有厚望焉

參經義齋集

蔣先生伊

蔣伊字渭公號莘田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特授御史巡中城數上疏論事切中時弊彈劾大吏風力甚著出爲廣東布政司參議調河南提學副使崇正學端士習爲時論所推先生會試出文端之門甫登第以所著玉衡臣鑒二錄進

呈御覽玉衡者取司馬遷天官書之說以玉衡爲北斗杓也其書分六十四類每類又分法戒二類所採自唐虞下迄明季文端於所得士中最契之歿後爲志墓稱其風裁獨峻所著又有

文集若干卷

參墓誌四庫全書提要

案文端刊行諸書卷中閒列校訂門人之名其著者李光地韓菼徐乾學諸人類皆典試所得士未必盡親傳學且安溪榕村語錄未刻橐中於文端頗有詆毀之詞足徵非志同道合也韓徐並見別案惟莘田沆瀣相契墓誌可據故附列焉

孝感交游

曹先生本榮

曹本榮字欣木號厚菴黃岡人順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祕

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略云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業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詳明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旣修自能祈天永命有詔嘉納遷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充日講官累遷左庶子兼侍讀與大學士傅以漸同奉敕撰易經通注九卷十四年典順天鄉試失察同考官不法事坐鑄五級逾年詔以久侍講幄復之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康熙四年以疾請回籍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先生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所著有五大儒語要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一作居學錄格物致知說古文輯略奏議稽詢諸書又詩二卷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門下士計甫草東嘗問前

有朱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大明儻二子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曰寧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臨歿諄諄語甫草以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此道極簡易勿過求之

苦且難

參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黃嗣東撰濂學編 計東撰行狀

附錄

先生初入翰林布袍蔬食以清節自勵與武陵胡此庵孝感熊

敬修蔚州魏環極相友善

濂學編

胡此庵爲先生館師講明善之旨相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於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究心深

思閱一年趨質此庵此庵曰子今大有得矣

先正事略

先生之教門弟子也一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近而誘進之然有從事禪學者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嚶嚶於前者

先生不答

同上

魏貞庵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甲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歎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今厚庵見道真切言性善言格物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謂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書紳錄序

黃子壽曰國朝黃州講學之家最著者曹學士厚庵予見其八

世從孫仲惺茂才問學士遺書出居學錄蓋當時與及門析疑
辨難之語其弟子高發崙孫光彞稱述中載爲學說日用淺言
之屬則學士所自著藏家塾未刻按改亭所撰行狀作居要錄
行狀稱學士生平撰著自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
書外有居要錄一卷乃初有得於道之言後盧傳附雜著爲書
紳錄十卷門人胡兆鳳輩謂非學士志因別編切問錄一卷載
學士論學語未行世按此編大旨言講學不外窮理盡性多采
姚江白沙之語與朱子並論蓋其生平得力本於致良知繼乃
體物隨分至末年言曰當知道甚簡易勿過求之苦難又曰可
無陽明不可無朱子則學日進而有定論故論者謂此編非學
士志也然言簡而不支事切而易行不合於道者鮮矣予惟楚
北自二程居黃陂後傳其道者元則趙仁夫國朝則熊文端爲

得其宗而明之耿恭簡兄弟郝仲輿李承箕瞿九思李之泌輩雖所入之門徑不同所造之淺深不一其馴致於大道則所謂殊途同歸也學士卒時年甫四十餘已得指歸使竟厥緒何患不優入聖域此編雖未極其至已足徵志道之堅切問錄不傳全集又佚因亟刊之以存梗概原本作居學義亦可通不復改題至其語有出入學者自知亦無煩爲之糾正

黃彭年陶樓文鈔居業錄序

蕭先生企昭

蕭企昭字文超漢陽人順治丁酉副榜貢生好講性理之學其大旨主於申程朱而闢陸王文端與之同年友善每遺書論學於近裏切實工夫深致規勉後稱其邁往虛受勤學衛道十年來求所謂志同道合者僅於先生見之康熙九年卒年甫三十有三著有客窗隨筆一卷再筆二卷閨修齋日記一卷雜筆一

卷卒後其兄廣昭哀爲一編總名曰性理譜一曰蕭季子語錄

文端書中嘗引其說

參經義齋集論學書及祭文 四庫全書提要

王先生綱

王綱字思齡號燕友合肥人順治壬辰進士刑部主事歷官至通政司左參議康熙八年卒年五十有七志行端潔厚自刻勵每以名儒純臣自期許公退之暇坐臥一編無閒寒暑晚年尤篤志理學嘗云心如明鏡止水纔著一外誘之跡便是點汙便是風波又云主靜容有不敬處主敬決無不靜處只體貼動容周旋中禮一語便知文端推爲忘年交同朝五載餘時與論學

嘗稱其工夫之嚴密云

參經義齋集家傳

施先生璜

別見梁溪二高學案

汪先生璣

別見梁溪二高學案

魏先生象樞 別為環溪學案

陳先生廷敬 別為澤州學案

范先生鄙鼎 別為婁山學案

厚庵弟子

盧先生傳

盧傳字爾唱福建人從學於厚庵厚庵初究心理學著有居學錄先生復輯其雜著附載之為書紳錄十卷刊以行世柏鄉魏相國序之稱為閩之學者又云厚庵倡之爾唱述之考亭在望

庶幾升堂入室焉 參魏裔介書紳錄序 濂學編

胡先生兆鳳

胡兆鳳字□□□□人從厚庵學以盧爾唱輯書紳錄不盡得

厚庵之意別為切問錄一書以正之厚庵弟子又有高發崙孫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光爨見居學錄孫光祀爲詩序籍貫竝未詳

參濂學編

計先生東

計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少工爲文順治丁酉舉人爲厚庵
所得士遂從問心性之學聲譽日起江南奏銷案被黜悒鬱十
餘年大學士王熙器重屢欲薦之未果康熙中詔舉鴻博而已
前一年卒世咸惜之先生負經世才意氣勃發自比王猛馬周
始遭世變著籌南五論持謁史公可法史公奇之不能用也既
貧無以養縱游四方覽山川之形勝所至交其賢士大夫外若
不羈內行修謹事母至孝嘗從睢州湯文正公講學寓書柏鄉
魏文毅公論聖學知統錄厯指程朱見知聞知諸子之當補入
者又以統有正必有閏陸氏之徒亦當擇其行誼及論說近正
者存之以大著其防若舉而去之其學終不可泯宗之者反得

藉爲口實又從長洲汪琬受歐會義法故作文有本原而一出於醇正和雅著有改亭文集十六卷詩六卷

參史傳

厚庵交游

劉先生醇驥

劉醇驥字千里號廓庵廣濟人少以辭章自喜年過壯始悔之究心儒先書以歲貢入都與厚庵及魏石生魏環溪講業極懽或勸之仕曰吾固不任是也遂歸李呈祥分巡興國率博士弟子數十人迎至赤庵師事之所著詩賦傳記通書五經諸解大易論語孟解學庸古本解共百卷已刊行者古本大學解二卷是書遵用古本不分經傳首大學考次戴記中古本又次爲大學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諸人改本之非又芝在堂

集十五卷

參史傳 四
庫全書提要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學士王

清儒學案卷三十八終